

陈村牧画传

學村牧歌



作品名称：学村牧歌

著 者：蔡鹤影

选题策划：陈前进

责任编辑：陈前进

盘面设计：张德才

光盘制作：张德才

出版发行：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北路 25 号

邮 编：102600

联系电话：010-60261463

复 制：北京中联光碟有限公司

复制数量：3000 张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定价：25.00 元

陈村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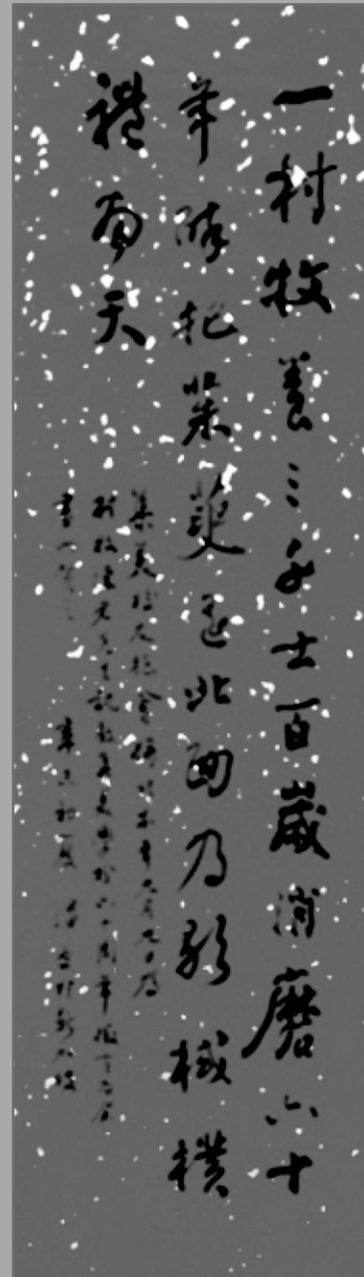
先生誉著满闽南，立志兴教育为后生造福。

——陈嘉庚

(摘自陈嘉庚给陈村牧的信)

公怀兴学济时心，纵返本归真，犹留伟业；
我有发聋振聩志，当鞠躬尽瘁，勉佐徽猷。

——陈村牧敬献二校主陈敬贤先生挽联



辛勤執教報歷年艱
 六十寒暑一瞬間丹心為
 國育英才何心萬千
 喜中華河山舊貌新顏
 桃李芬芳春滿園
 友川祝賀壽比南天
 陳村牧老師執教六十周年
 白刃敬賀 一九九一年七月
 月北京

著名作家白刃校友撰联亲书

為君渡頭桃李白雲桂月開
 桃李香盈頭白髮一片冰心儼如
 仙姿鶴骨 村牧學友祝壽
 流承高山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幸月十載同舟六年共祝仰止
 使我愧慚喜秋雲度書劍飄零

新加坡著名书法家王瑞璧校友撰联亲书（指墨）

人生八十古來尊奉
 獻無私建學村校主
 精神齊贊頌收公業
 績也難倫
 衷心祝賀八四高齡村牧老學長執教七十周年
 粵子 盧嘉錫敬賀
 一九九一年九月

卢嘉锡教授赋诗亲书

反哺母校六十周年
 李步千 梁披云 敬頌
 山海征 壹錄 一九九一年二月為
 村牧學長執教六十周年紀念 祝中北國

著名书法家梁披云校友赋诗亲书

序

□张向中

今年是陈村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集美学校委员会、集美校友总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缅怀他，纪念他。

为什么要缅怀、纪念陈村牧先生呢？

首先是因为他的一生和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伟大事业连在一起，和集美学校连在一起。他把自己的忠诚、聪明才智、心血和汗水奉献给陈嘉庚先生的伟大事业。在他奉献的同时，他就把自己溶入永恒和无限之中了。

再者，是因为他在国难之秋，学校面临生死存亡之时，以无畏、坚韧的精神，带领全校师生，播迁内地，使学校弦歌不断，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才。李尚大先生说：“如果没有陈村牧先生的努力和奉献，校主在集美的办学业绩就要大大地打折扣。”他在危难时刻挽救、支撑了集美学校。

这是陈村牧先生的历史功绩。是历史给予他机会，成就了他的事业。

然而，人们怀念陈村牧先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功，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德——为师之德，为官之德。也正是他具备这种品德，校主才会把重任放在他的肩上，他也才能不辜负校主的重托。

陈村牧先生当过教师，他推行平民教育，有教无类；他为人师表，诲人不倦；他用爱心教育、感化学生；他慧眼独具，发现学生的长处，精心培育，使之成材。他历尽坎坷，忍辱负重，初衷不改，表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师德风范。

陈村牧先生担任学校的校长、董事长多年，身兼数职，权柄在握，直接掌管着人财物大权，但他洁身自好，分文不取，两袖清风，表现了令人敬佩的清廉作风、为官之德。

今天，教育高度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更呼唤为师的崇高师德，为官的廉洁的官德。

自1992年以来，集美学校委员会、集美校友总会先后编撰、出版了《陈村牧执教集美学校六十周年》和《陈村牧与集美学校》两书。前者是任镜波先生主持编辑的一部文集，熔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炉，是研究陈村牧先生和集美学校不可多得的专集。该书问世时，陈村牧先生还健在，阅看过全书，这无疑大大地提高该书的权威性。《陈村牧与集美学校》一书是李尚大先生倡议并捐资出版的。作者蔡鹤影先生用他的妙笔，蘸上一腔热情，刻画了陈村牧先生作为一代教育宗师的形象，让人们读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学村牧歌》是为纪念陈村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出版的，但它绝不是一部应景之作。它是一部以年轻一代为主要阅读群体的传记，是蔡鹤影先生的又一力作，又一新的尝试。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如果把人才比成栋梁，那么，教师就是园丁，歌颂教师的书就是“园丁之歌”；如果把人才比成千里马，那么，教师就是牧民，歌颂教师的书就是“牧歌”。从广义上说，“牧歌”是指以乡村生活情趣为题材的诗歌和乐曲。因此，可以说《学村牧歌》是一部散文诗式的、图文并茂的歌颂集美学村教师风范的故事书。它集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观赏性于一体，更符合新一代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需求，更能使年轻人从中受到教育。

2007年8月于集美大学

目 录

引子 “仙人卧地” 在水一方

①· 少年生涯 自强不息负笈浮海

②· 学成返校 杏坛授渔崭露头角

③· 狮城应聘 危难受命力挽狂澜

④· 学校播迁 蓝溪之畔弦歌不辍

⑤· 教妻诲生 严于律己铁面无情

⑥· 抗争警察 母鸡似地呵护雏鸡

⑦· 购粮遭劫 入虎穴劝说土匪头

⑧· 嘉翁蒙难 拍案而起斥责谣言

⑨· 教育有方 爱生如子舐犊情深

⑩· 风雨浔江 故园如晦期盼天明

⑪· 血染簧舍 奋不顾身向险处冲

⑫· 劫后复出 弘扬诚毅谱写新篇

⑬· 舫山祝寿 尊师重教桃李芬芳

⑭· 怀主念旧 重访星洲守望传奇

附录 陈村牧传略

后记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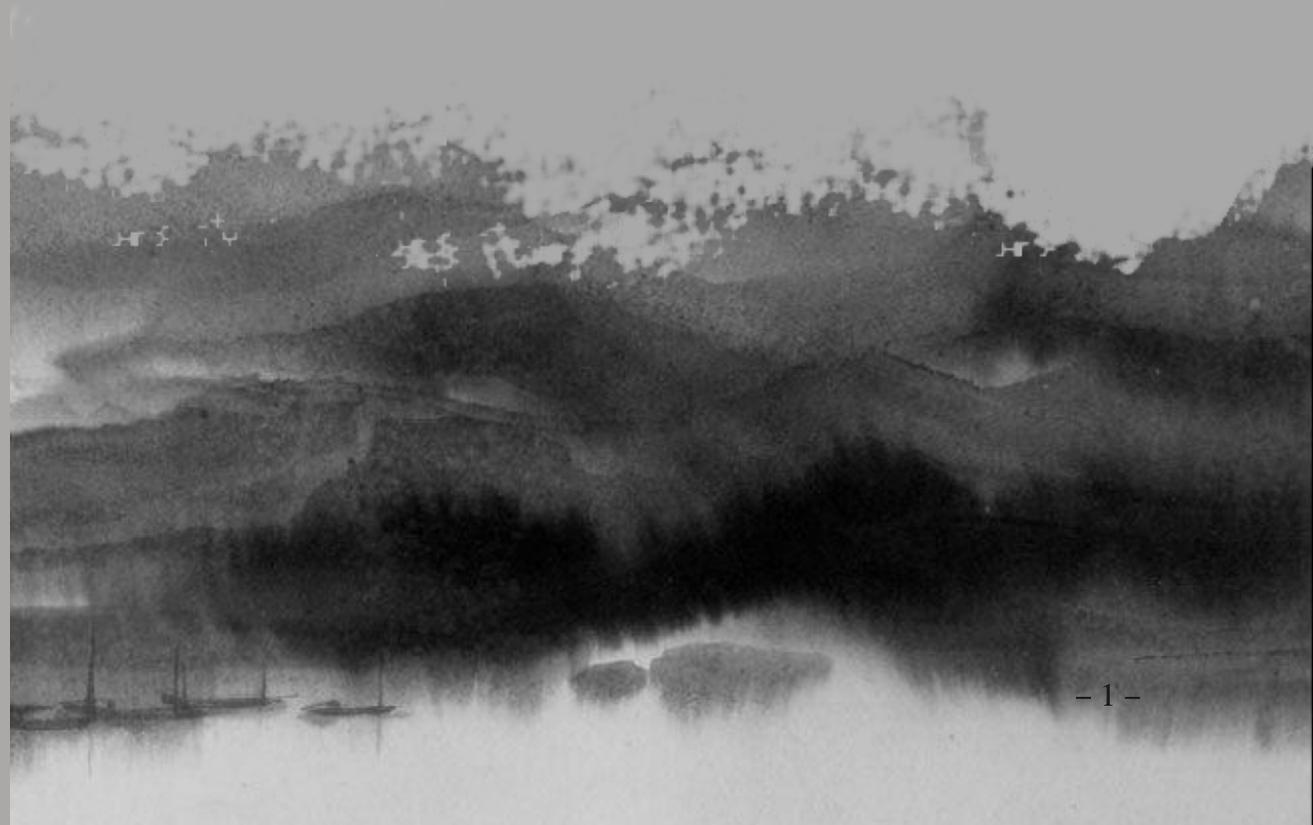
·

·

·

引子

“仙人卧地”
在水一方






模範街
 1925年金門商會會長傅錫琪向僑界集資興建
 由40間拱圈式洋樓店屋組成
 呈T字形排列
 建築立面有明顯南洋殖民建築風格
 並皆設置「五腳基」尺寸之騎樓
 2003年3月31日公告為歷史建築
Mo-fan Street
 In 1925, the chairman of Kinme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Fu Si-qi, started fund raising for construction from overseas Chinese.
 The street consists of 40 vaulted western style street houses.
 They are arranged in T-shape.
 The facade appears i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 style,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five-foot-way arcade.
 On March 31, 2003, the street houses
 were registered as Historical Buildings.

金城模範街



风狮爷

金门与厦门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在濛濛的烟霭里，金门岛酷肖一个仙人袒胸露乳，静卧在碧波上，俨然是一幅空濛的水墨画，俗称“仙人卧地”。

金门，旧名浯洲，又名仙洲，有悠久的历史。传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位仙人，在东园香山岩坐禅修炼，七七四十九天，功德圆满。突然，晴空霹雳，“轰隆”一声，火光四溅，山崩地裂，同安的最南端碎成了几块，在海面浮动，似朵朵睡莲。那仙人鲤鱼打挺似的，一跃而起，一脚踩在香山岩，一脚跨过波涛滚滚的海峡，落在金门的北太武山。至今，香山岩和北太武山，都还有清晰可鉴的“仙脚迹”。两岸同胞，自古就是骨肉兄弟。

在金门本岛西南方的海面上，有一个小岛如虎子昂头回顾金门本岛，这就是烈屿，又称小金门。它与金门本岛相距约二海里，渡船需一刻钟。烈屿又名裂屿，相传宋朝皇帝昺避元兵追击，逃至此地，后有追兵，紧追不舍；前无退路，

大海茫茫。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宋帝昺惊叫着：“裂！裂！……”刹那间，天昏地暗，一声霹雳，山突然断裂，中隔惊涛巨浪，元兵只得望洋兴叹，宋帝昺方免于难。因此，始有裂屿之名。

金门得天独厚，自古以来有蓬莱仙岛之称。山林茂密，水草滋盛，可养马匹，原本是缙绅逃避战乱的桃源仙境，却挨不过倭寇的火把烧山，盐户的伐薪煮盐，明郑的伐木造舟，清廷的坚壁清野，生态失去平衡，地貌一次次的变化，山林一次次的减少。在这弹丸之地，没有高大的山陵，怎能遮挡得了东北季风的袭击，岛上风沙滚滚，遮天蔽日，环境十分恶劣。

翻开金门的历史，是一部风的历史。风，孕育了金门人与大地搏斗的全部生命力；风，磨练了金门人飘洋过海的勇气和毅力。但风沙也使岛上的黎民百姓睡不安寝，耕不足食，只得祈求神明的保佑，他们冥冥中寻找“守护神”——“风狮爷”。“风狮爷”是金门人的独特创造，它融狮子的勇猛、人的精神和神的灵性于一身，在金门人的心目中，它具有驱邪攘灾、安定四方的法力，人们想以此来抵御黄尘飞沙。于是，苍天绿野的大地上，红瓦古厝的村落边，总可以看到身披碎花粗布红袍的“风狮爷”，这成了金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金门是俞大猷抗倭、郑成功反清逐荷的根据地，留下了许多历史的遗迹：“虚江啸卧”石刻群和郑成功观兵弈棋处遗址。明嘉靖十六年至十八年（1538年——1540年）间，抗倭名将俞大猷（号虚江，福建晋江人）以武进士被任命千户，戎守金门时，经常率部下在南磐山顶了望，并曾在摩崖题石：“虚江啸卧”。其门生杨弘举在大猷离去后22年，续任了金门城副千户，因感念师恩而在石刻间构筑石亭，题名“啸卧亭”。“啸卧亭”边，有明、清两代石刻多处。到了明末，郑成功驻兵金门前十五年（公元1646年——1661年），常在太武山顶天然石洞内观兵弈棋。石洞深约13米，宽约6米，高约4米，石室天成，为太武山十二奇景之一。洞口石壁上竖刻“明延平郡王郑成功观兵弈棋处”。





金门钟灵毓秀，人才辈出，素有“海滨邹鲁”美称，还有“人丁不满百，京官三十六”的说法。陈村牧就诞生在这人杰地灵的金门，祖辈是惠安西岑人，到了曾祖父才搬到金门落户。起初，曾祖父还是干老本行泥水活。后来，金门出洋的人多了，总要佩带点金银首饰，打首饰钱好赚，曾祖父就让祖父学打银。祖父勤俭过日子，手头有点积蓄，生活宽裕些，但家里却没有添“丁”，因祖母只育女不生男。祖父只得从惠安堂亲那里抱养了一个男孩，俗名“回仔”——要回来的意思，读书时取名叫“天回”，这就是陈村牧的父亲。

陈天回还有个别名叫达三，是好友傅锡琪给他取的。陈家在南门，傅家在北门，两家常来常往，亲密无间。天回比锡琪年长5岁，两人都是童生，曾结伴到泉州赴乡试。锡琪高中秀才，天回名落孙三。自此，天回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

子，就安守本份，打银为生，有了积蓄便开爿首饰店，店号“宝益”。陈天回勤劳、诚实、讲信用，生意越来越红火。

傅锡琪中了秀才，一心想金榜题名，便寒窗苦读。哪知清末废除科举，断了他的仕途之路。他饱读经纶，曾三度应华侨之邀，出国办学。振铎南邦，功在家园。他出了洋，受新思想的熏陶，有了与时俱进的建设谋略。1915年，他参与金门设县之擘划，过后又创办商会。他会讲“官话”（普通话），便荣任商会会长，并举荐陈天回为副会长。任职期间，他团结绅商，照顾侨眷，开办商业学校，继而筹设电力公司，集资兴建金城模范街，营造傅家果园。傅锡琪泽被乡梓，有口皆碑。中央政府巡按使许世英，特颁“一乡之望”匾额以嘉许。

少年的陈村牧生活在这种氛围中，从小就志存高远。

金门景色





01

少年生涯
自强不息负笈浮海



中学时代的陈村牧



陈村牧就读集美中学时全班同学春游厦门鼓浪屿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门一带瘟疫流行，村牧一家，大哥、二哥早歿，村牧自然就占大了。傅家也不能幸免，傅锡琪的前妻生了两男一女，有的病逝，有的夭折，没留下一个。前妻病故后，傅锡琪续弦邓玉配，生了一女，早逝，再生一女，锡琪给她取名为“振权”，蕴含他的新思想，是对“男尊女卑”的挑战。当振权五岁时，妈妈给她裹脚。傅锡琪出洋回来，见女儿走路颠颠跛跛，知是裹脚，气得用拐杖敲着地板大骂：“胡闹，岂有此理？”他立即叫振权扯掉又长又臭的裹脚布，并用拐杖一挑，把裹脚布扔到粪坑里。

陈、傅两家近在咫尺，一南一北，常有来往。陈村牧勤奋好学，经常到傅家借书。傅锡琪见他聪慧过人，对他钟爱有加，常常给他讲俞大猷、郑成功的故事，英雄奋师逐夷的伟绩铭记心间，融入了他的血液和灵魂。金门是日籍台湾浪人横行的场所，他们横行霸道，激起乡民的义愤，起来与之抗争。无数的英雄斗争事迹感染了村牧，他从小便产生了纯朴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在念小学时，便和同学们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宣传活动。

村牧小学毕业的前一年，母亲不幸病逝了。小学毕业，13岁的他便负笈浮海，考上他所仰慕的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中学部。



前排左四为陈村牧 摄于1988年



“一乡之望”牌匾



《陈宝益》牌匾

读不到一年，父亲病危了，村牧连忙赶回金门伺候在侧。有一天晚上，傅锡琪过来看望沉痾的天回。天回躺在床上，感叹自己病重难愈，拉着村牧的手，流着泪对锡琪说：“我的病好不了，这孩子聪慧好学，你要多多栽培他，将来让他上大学。”老友这么一说，锡琪不觉鼻子一酸，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得颌首答应。这时，“扑通”一声，村牧跪下叩头，认锡琪为干爹。过后陈家的“姑”，傅家的“姆”，两家长辈从中撮合，都说与其认干爹，倒不如陈、傅两家联姻，村牧和振权婚配。一撮即合，不到三天，陈家就下了聘礼。

过后，天回逝世，村牧在锡琪的帮助下，仍然在集美中学继续学习。

1924年年底，陈村牧在集美旧制中学毕业了，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厦门大学预科学习。因陈、傅两家接连有孩子夭折，家里人就想给村牧提早完婚，等结婚后再让他继续上大学。这时，傅振权刚念完私塾，也想去集美上中学。她知道结了婚，念书就成了泡影，便嘟嚷着嘴。她妈妈劝她说：“结了婚，才跟村牧一起上学。”七婶知道振权想继续升学，便说了话：“家里正缺帮手，再说两人念书，学费也供不起。她要读，等村牧大学毕业再说。”为促成村牧早日完婚，傅锡琪只好劝说母女俩：“我早就答应天回了，先让村牧上大学，才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故友啊！”

结婚那天（农历十二月廿四日），花轿在傅家起轿，从北门向南门出发。刚走一阵，轿夫喊声“留扇”，新娘子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折扇从轿窗扔出来，小舅子荣旋（贗选）立即把折扇拾回家。一路风光，沿途有人看热闹。花轿抬到陈家



陈村牧和夫人傅丽端的故居



厦门大学10周年校庆文学院师生合影（二排左9为陈村牧、前排左7为林文庆校长）



座落于金门金城镇的傅锡琪纪念馆

门口捏，停了下来。媒人把新娘带来的饭巾、花帕递给男家的人，放在“米筛”上面。新郎举着“米筛”遮在新娘的头顶，媒人牵着新娘跨过门槛，越过炭盆，顿时鞭炮声大作，红色的纸屑落花似地纷纷落地，绵软如毯。先拜天公，后祭祖先，然后夫妻对拜，双双入洞房。

吹吹打打，热闹非凡。新娘入了门，名字却犯了忌……女子哪能叫“振权”，在七婶执拗地坚持下，村牧替她改名为“丽端”。

婚后12天，开学在即，村牧急于上学，但七婶却迟迟不拿钱出来。此时，傅丽端看村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跟七婶顶嘴，憋在心里闷闷不乐。她怕村牧闷出病来，便从爸爸给她作嫁妆的60块银元中拿出50元，给他添置衣服、蚊帐等生活用品，剩余的作学什费。第二学期，七婶同样迟迟不拿出学费。这时，傅锡琪通过七婶娘家的人对她说：“村牧没爹没娘，你培养他读成大学，功劳大如天，名声全是你的。你要会做人，要不然孤寡一人，老了，看你怎么办？”经



过亲人的开导，七婶才卖掉家里的花生，给村牧当学费。

1925年春，村牧入厦门大学预科学习，1927年春便直接升入文学院史学系攻读。当时厦门大学教师阵容强大，名师云集，村牧抓住良好时机，发奋学习，虚心求教，恬静温让，常常埋头在图书馆读书，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在厦门读书期间，他亲炙了陈嘉庚的风范，这奠定了他一生为人的宗旨，“诚毅”二字心中藏。

厦门大学老校舍



02

学成返校
杏坛授渔崭露头角



许钦文住过的淪智楼



许钦文

1931年初，年仅24岁的陈村牧从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毕业了。他怀着为母校，为陈嘉庚教育事业服务的报恩之情，回到集美学校振铎育英。他将原名“春木”改为“村牧”，以示为校园之牧。他担任高中部《中国文化史》课程，自编讲义，以“海阔天空，织网围鱼”的教学法，给学生以知识广博的深刻印象。他讲起课来，语言清丽，头头是道，令人信服。学生称它为“无色而有图画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就是不讲课，他站在讲台上，也让人仰之弥高。背地里有人为村牧取了别号“团仔面”（闽语方言，指小孩儿）——“朝气蓬勃”。

龚书炽是村牧的学生，集美中学高中部三组丁班的。他回忆当年陈村牧上《中国文化史》时写道：“课里课外，同学间、师生间，进退辞让，一派和睦，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曾以纳兰性德的诗句：“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来形容当时求学情景，逼真描述了当时其乐融融的学习氛围。后来，他受业于世



许钦文著作

之大儒陈寅恪，其论文“以其立论高超，论证严密，文笔优美”，深受陈寅恪的欣赏，常拿到课堂讨论。龚书焯坦白自承“我的习作为文，学到一些岗峦体势，得力于村牧老师讲授《中国文化史》课”。

凡是听过陈村牧的课的人，无不深受教益。数十年后，一些饮誉海内外名家、当年的学子犹铭感五内，礼赞有加。著名旅美诗人、陈村牧的高足林振述，受村牧讲授《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曾一度对文化史研究很感兴趣，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斐誉海内外，这是村牧化雨之功。陈村牧以其灵巧的双手，叩开莘莘学子的智慧和心灵之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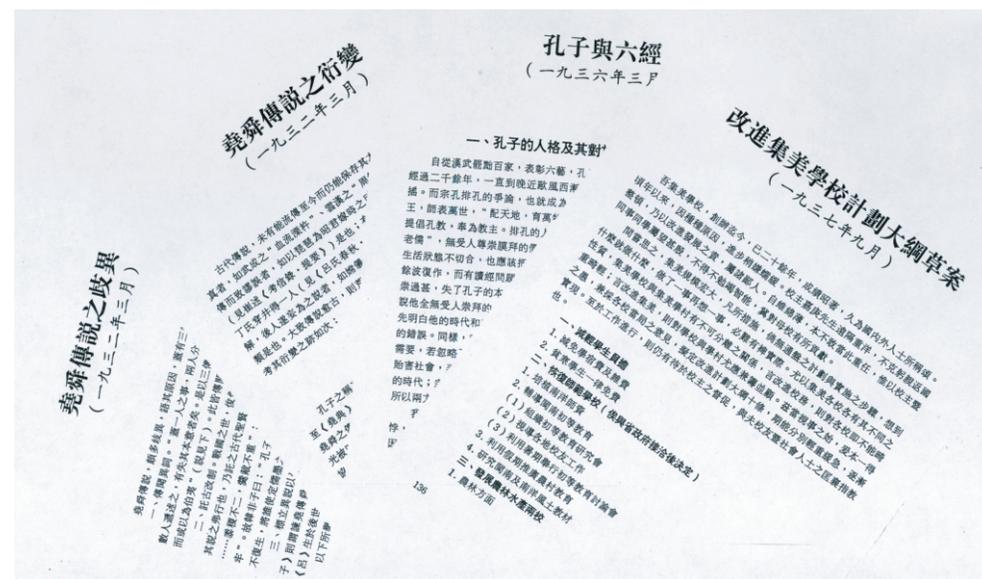


任中学校长的陈村牧

陈村牧并非只是一名教艺精湛的教书匠，而且还是一位学识渊博、文思敏锐、勇于创新学者。在教书之余，他还勤于笔耕，除自编教材外，还撰写了《尧舜传说之衍变》、《尧舜传说之歧异》、《孔子与六经》等论文，真知灼见，令人折服。

1932年8月，陈村牧脱颖而出，被任命为集美中学第二训导区主任，负责居住在立言楼和立功楼上的初三各班学生的训育工作，参与行政事务，锐意革新。1933年12月，在陈嘉庚南洋事业极其困难而面临收盘的前夕，陈村牧与王瑞璧、黄毓熙等15人联名向校董会提出改进学校工

陈村牧部分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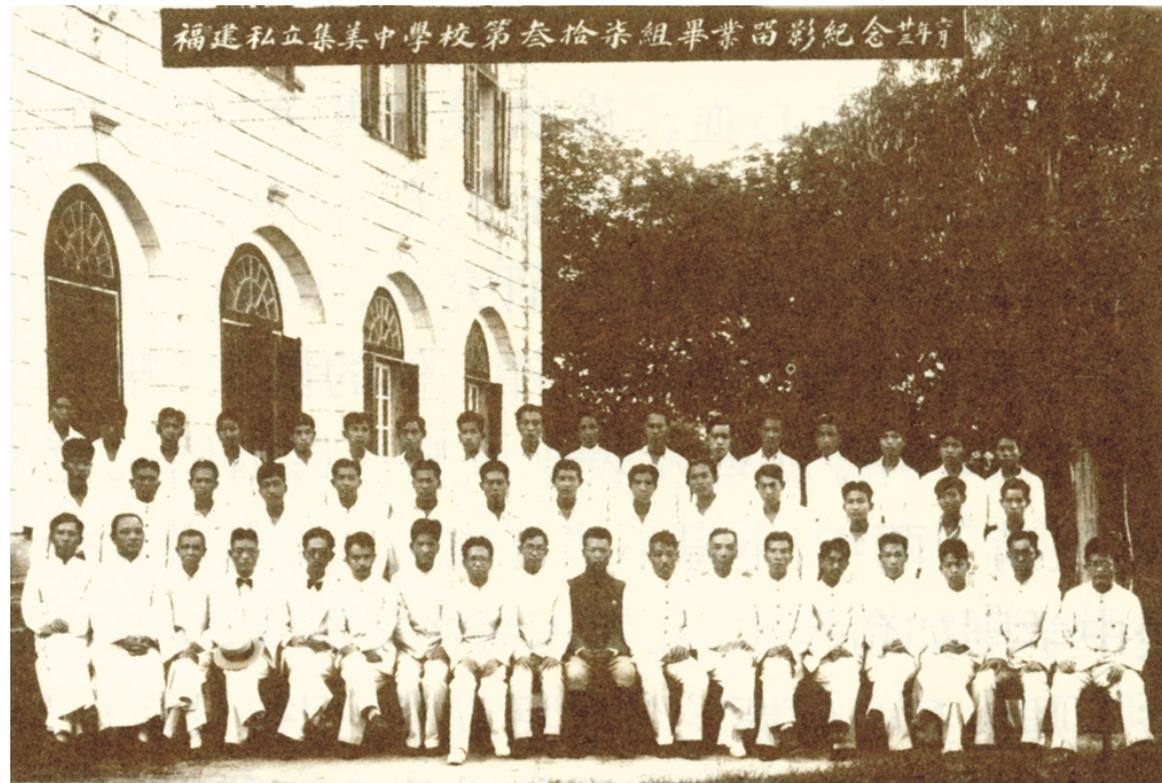
1931年初，陈村牧大学毕业回母校任教，于集美与金门籍同事学生合影。（左四为陈村牧）



集美中学全体教师合影。陈村牧（后排右五）时为历史教员。

作的意见和计划。校董会认真研究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进行裁员并校。同时，陈村牧的才识引起校董会的重视。于是，1934年1月，陈村牧被聘为中学校长，1936年秋又兼任了师范学校校长。

陈村牧一上任便有的放矢地锐意改革。他严格照章办事，以嘉庚精神、“诚毅”校训凝聚了一大批学有专长，能和衷共济与善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陈村牧与集美中学毕业生合影。陈村牧（前排左九）时为该校校长。

的好老师。

1934年，陈村牧得知鲁迅的高足、著名作家许钦文因被当局用“窝藏共产党”的罪名关押在杭州军人监狱里，后经鲁迅营救出狱。村牧马上打电报聘请他来集美任教。许钦文一路劳碌奔波，9月才抵达集美，住在淪智楼。这时他的“香港脚”发作了，痛得不能下楼。陈村牧对他关心备至，安排工友照顾他。他初来乍到，师生的关怀，温暖了他的心。同时，为了让名师留得住，陈村牧主动将自己的薪金减十块钱给钦文加薪。第二年，当时同安专员黄元秀来集美中学视察，遇到许钦文，便悻悻地责问陈村牧：



林振述笔名艾山



艾山著作

“他是谁？”
 “许钦文。”
 “‘赤化分子’，立即解聘。”

“要重信誉，守信用，不得中途毁约。”

陈村牧不怕专员的淫威，针锋对麦芒，坚决顶住。

许钦文在集美中学除教国（语）文外，还开设《文学概论》、《创作研究》等专题课。他还帮助学生组织文艺研究会，出版《槟榔周刊》（铅印），并热情为之审改稿件。他的散文《第二个春天》、《椅子牢中》就曾发表于该刊。后因国民党的追捕，他教满两年，不得离开集美。

03

狮城应聘 危难受命力挽狂澜



1936年，陈村牧赴新加坡前，返金门时与亲人合影。后排左五为陈村牧；前坐右二为陈村牧夫人傅丽端。

1934年秋，叶渊校董辞职了，新校董令人大失所望，人事关系非常紧张，许多校长、老师纷纷辞职离校。同时，二校主陈敬贤不幸在杭州病逝，而陈嘉庚校主正在海外为抗战救国发动华侨募捐，重任在肩，无法回国视事。

在这艰难时刻，陈村牧决无退缩，而是顾全大局毅然地担起这副重担。他把留在老家金门的家眷接到集美住，想做长期打算。

可是，新校董一手遮天，独断专横，逼得陈村牧不得不于1936年12月12日主动辞职，应聘为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的校长。但他虑及妻刚到集美才两个多月，又要回去金门独当一面，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几天来，他在八音楼里总是难以入眠。这



怡和轩



怡和点将（油画）

黄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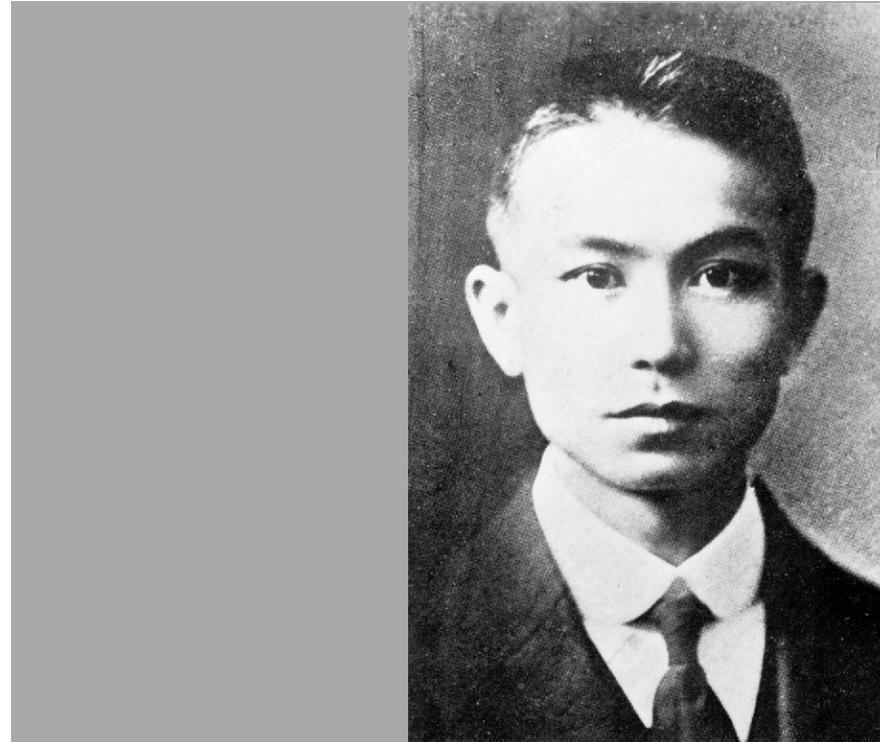
时，他再也睡不着了，披衣来到书房，静静地坐着，想让心绪逐渐宁静下来。

蓦然间，火苗跳动几下，油灯亮了。朦胧间，妻已偎依在他身边。昏黄的灯光，映着妻那苍白的脸，年轻轻的，却失去先前的润泽，双眸显得有点黯然。她那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哆哆嗦嗦，村牧动情地搂着她。“放心去吧，孩子我会照顾的。”妻安慰他说。“你有身孕了，我更放心不下。”村牧摩挲着妻粗糙的双手说。妻紧紧地贴在他身旁，半仰着脸，含情地说：“睡吧，时到时担当。路费不足，我还有点首饰。”妻这一说，他再也说

不出话，觉得欠她太多了……

17日下午，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召开欢送会。望着恋恋不舍的师生，陈村牧无比激动地说：“此行南渡，只是暂别。我的根在集美，为了嘉庚先生的教育事业，我会回来的。望诸位共勉之……”。12月18日，集美中学全体师生列队送他至码头。

在旅途船上，村牧与受聘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的原厦门大学教授薛永黍邂逅，薛知其才，执意邀请他同往华侨中学共事。船抵新加坡，两校均派人前来迎



二校主陈敬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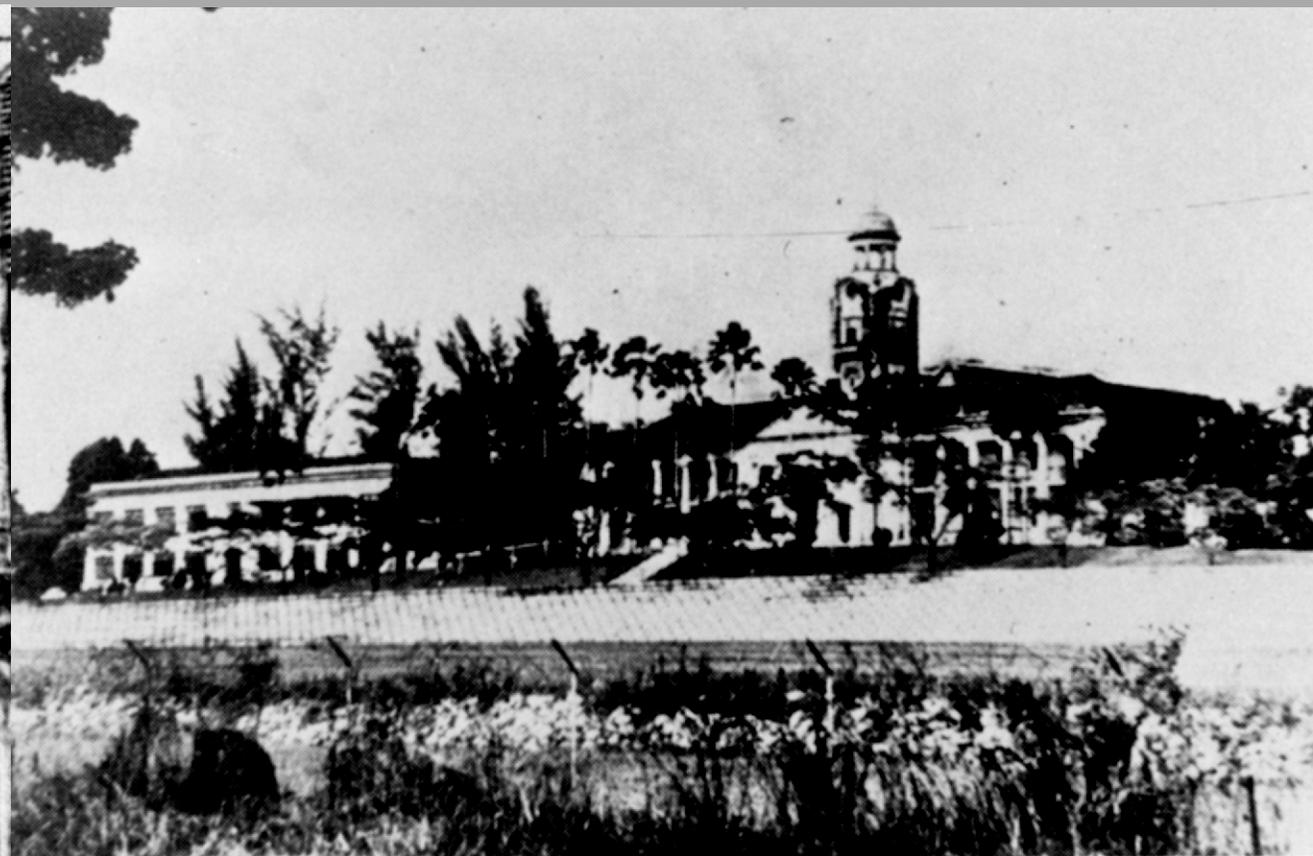
接，于是双方产生争执，经过协商，同意由陈嘉庚裁定。

陈嘉庚在怡和轩约见陈村牧。陈村牧下了车，登上了怡和轩的三楼，轻轻地走进办公室，只见陈校主正伏案读书，双鬓染上微霜，有点沧桑感。村牧环顾四周，室内没什么装饰，只有一架单人床，铺上雪白的床巾，床上的用品叠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房里的一角，摆着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办公桌，只有几张靠背椅，别无他物。

听到脚步声，陈嘉庚随即起身让坐。他那粗黑的眉毛下，透着炯炯目光，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人。陈嘉庚虽没有和陈村牧正面会过，却早就闻其名了。自从叶渊辞职后，换了新校董，一些行政骨干先后辞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陈嘉庚。尤其陈敬贤病逝，他失去了一个办学的得力助手，失去了聪颖能干的亲弟弟。他万分痛心，更虑及集美学校的前途。这时，陈嘉庚得知陈村牧辞职应聘麻坡中华中学校长之职，路过新加坡，特地接见他。都说陈村牧是个干才，陈嘉庚



大礼堂（敬贤堂）外观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学校——陈嘉庚先生为该校创办人之一



八音楼外观

倒要加深了解，细加考察，才好下决心委以重任。陈嘉庚有意留下陈村牧，便说：“永黍兄极力推荐你当华侨中学的训育主任，做他的助手。光前也有这个意思。你看呢？”

服务于校主的教育事业，这是陈村牧早就立下的志向。但考虑到已接受麻坡的聘请，怕失信于人，他只得向校主坦城地说：“麻坡中华中学已派人来接，不去怕会……”

这时，陈嘉庚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不一会儿，陈嘉庚抬头望着村牧说：“放心吧，麻坡那边我去说。”

于是，陈村牧就留在新加坡任教。陈嘉庚每个星期天都约他到怡和轩交谈，交流对集美历史现状的看法，对未来的设想。同时，陈嘉庚还带他到处走走，参观工厂、学校、橡胶园，引他拜访华侨工商界的精英和集美、厦大的老校友，让他增加见识，广交各界朋友。

经过几次的交谈，陈嘉庚发现陈村牧确实是个有学识、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是集美学校校董的最佳人选。陈村牧到新加坡十天后，陈嘉庚就有意聘他为集美学校校董。

陈村牧受聘集美学校校董时，刚好三十而立。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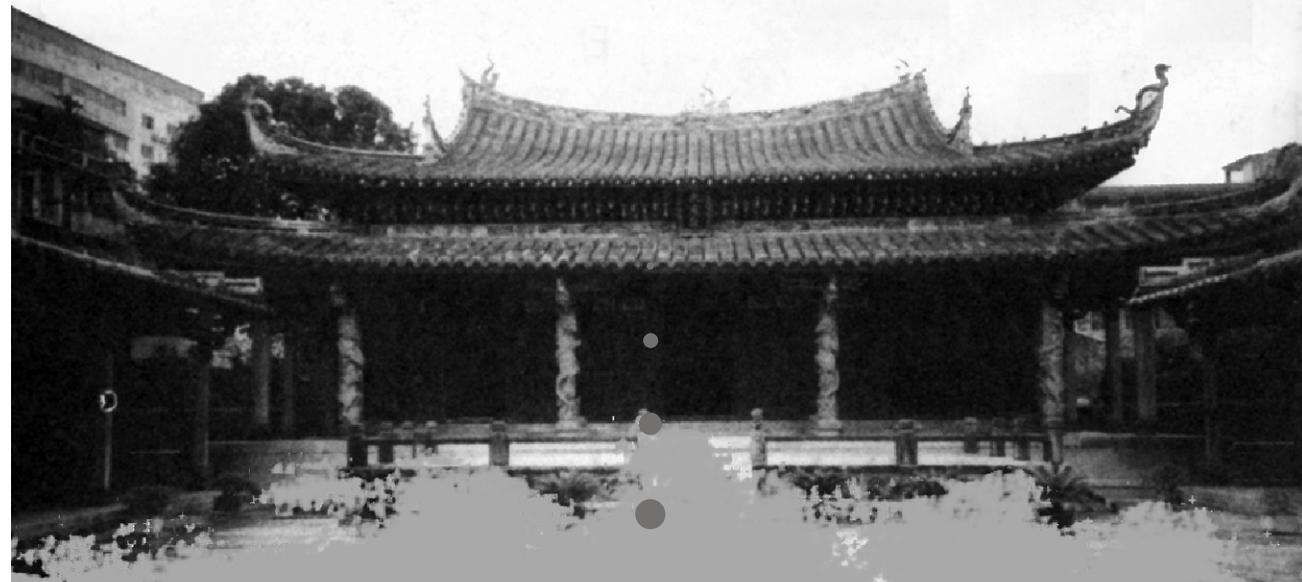
1986年7月，陈村牧访问新加坡时与1936年接替他任华中训育主任的黄学良合影。



壮年时期的李光前先生

夕，国内形势动荡不安，而集美学校因校主企业收盘，经费支绌，困难重重。陈村牧在新加坡的亲朋好友得知他要再返回集美主持校政，都劝说他不要轻易盲行，还是留在新加坡好。但陈村牧对校主的信赖与重托，十分感动，当义无反顾，又深谙办好集美学校的重大意义，他说：“困难当头，我辈岂能袖手旁观？集美学校需要人才，我辈安能贪图安逸？校主的重托，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也要知难而进，决不退缩。”

1937年5月中旬，陈村牧告别了新加坡，告别了陈校主，登上回国的轮船。这时，风在聚集乌云，海面上乌云密布，雷鸣电闪，陈村牧站在船舷旁，目视前方，像只搏击长空的海鸥，准备去迎接暴风骤雨的洗礼，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



04

学校播迁 蓝溪之畔弦歌不辍



抗战期间陈村牧的照片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犹如猛兽张开血口，亟欲吞噬猎物，形势日益危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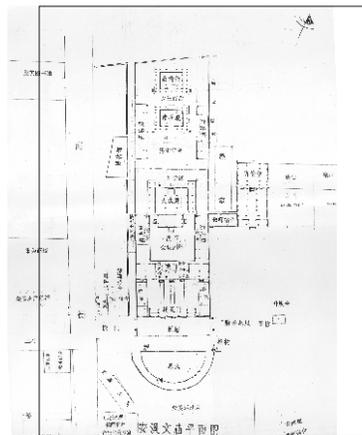
为了坚持办学，为了师生的安全，学校欲迁往何方？陈村牧一方面就迁校事宜向校主请示，一方面派遣赵雪岑赴安溪商借临时校舍。承安溪当局及当地人士的支持，答应把文庙及中心小学的一部分借给集美学校。

得到陈嘉庚的首肯，陈村牧决定将集美学校先迁至福建山区安溪县，过后有部分再迁到大田、诗山等地。

安溪山峦叠嶂，公路蜿蜒曲折。当时，上面敌机轰炸，地面大炮轰击，要把全部的教学设备、食宿、娱乐等设施，运到僻远的山城谈何容易，单图书就有10多万册。当时从集美学村——同安城——龙门岭——龙门镇——安溪县城的汽车搬运，是龙门镇林成竹主事的。林成竹与林绛祥兄弟，运用设在龙门镇的安溪汽车公司（包括同美汽车公司全部汽车）将集美各校的图书、仪器、器材、桌椅等在两个月内运到安溪城关。师生则从9月25日起开始搬迁，至12月16日把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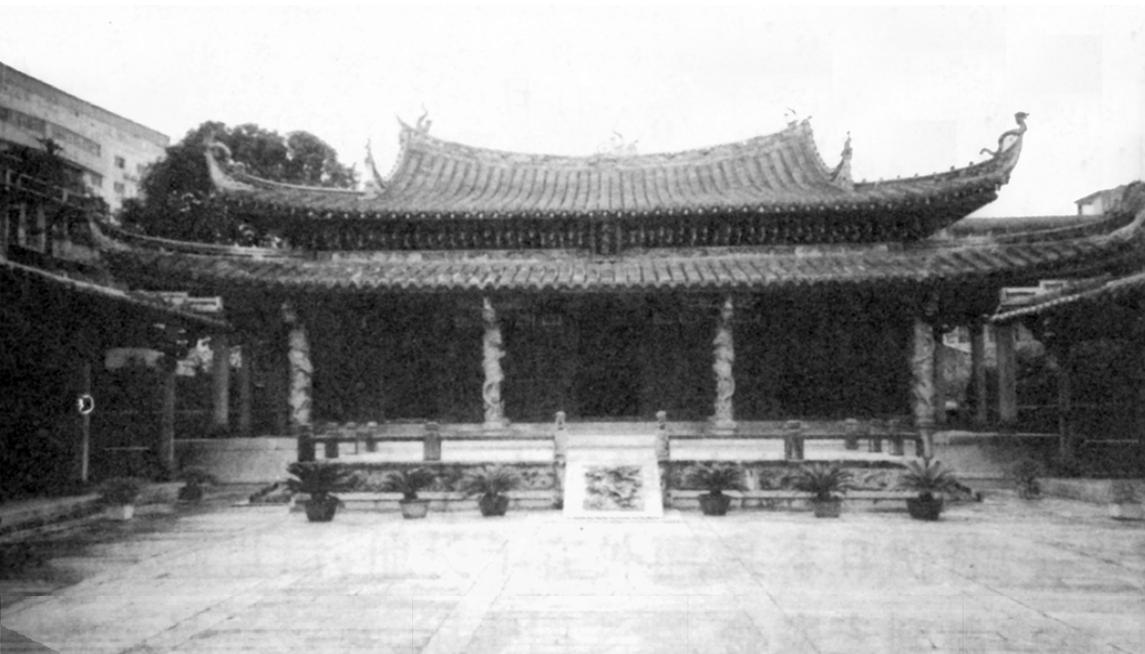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安溪文庙内教室、宿舍等的布局图

航海学校迁入安溪官桥乡为止，陈村牧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按预定的计划把集美各校全部搬到山城。水产、航海学校迁入安溪山区，这是村牧的远见卓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始终坚持办好航海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航海人才。抗战胜利后，南中国以及东南亚的航海事业后继有人，这是村牧的一大贡献。

抗战期间，集美学校内迁安溪的临时校舍——安溪文庙。



抗战期间集美学校校务联席会全体成员（194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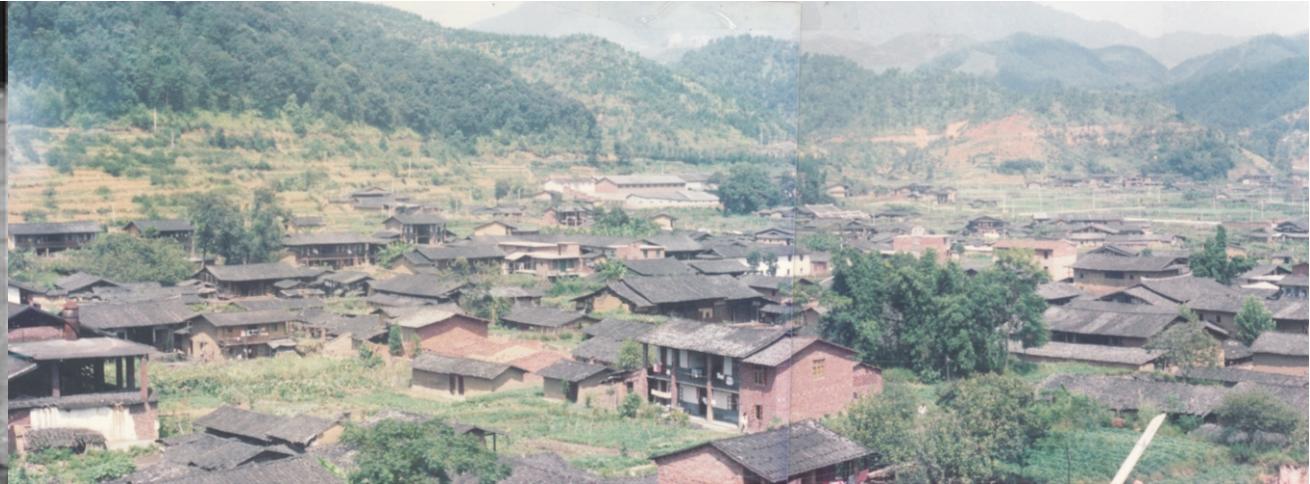
抗战期间集美学校《血花日报》全体员工合影（右五为黄泰楠）

欢迎校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球安



1940年10月陈嘉庚先生在永安与前来迎接的大田集美职业学校师生代表合影（抗日战争中，学生穿军装）。

学校搬迁后，遇到最严重而又最难办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抗战越来越艰难，可集美学校却越来越发展，学校扩大，学生增多，开支日益增大，经济困难越显突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避难印尼，侨汇完全断绝，学校经费更加拮据，除靠原有校产收入和集友银行补助外，陈村牧精打细算，努力节省开支，同时四处奔波，打通许多关卡，为的是需要政府在经济上一点照顾。1942年初，陈嘉庚将一笔八百多万元的巨款（时值二百万美金）汇交重庆国民政府转集美学校，但巨款却迟迟没有转交，必须派专人赴重庆交涉。当时由集美去重庆不但旅途遥远，还要通过敌占区，困难重重。但陈村牧不顾个人安危，迎难



1939年，水产航海、商业、农林三校迁到大田县玉田村，图为校址一部份。

而上，克服了千辛万苦，才于9月12日抵达重庆，通过校友陈维罍（时任财务部科长）的引见，面见了孔祥熙部长，当面向财政部交涉汇款事宜。几经周折，至11月12日，搁延了八、九个月的巨款终于全部汇到集美。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非常厉害。为了保值，陈村牧征得校主在国内子弟同意后，把这笔钱作为学校基金的名义，创办了3个实业——集美实业公司、集友银行、制药厂等，分别由陈校主三位公子主持，他还兼任集友银行代董事长等职务。

学校内迁安溪，生活极其艰苦，有些教师打了退堂鼓，另攀高枝。对此，陈村牧制订了《福建私立集美学校战时救济教职员膳食及津贴生活费暂行办法》。同时，他带头拿七成薪金，教师也自愿适当降低工资。尽管如此，学校仍然做到教师实际工资不低于公立学校。为了延聘好教师，村牧四处奔波。当时“焦土抗战”，沿海交通全部被破坏，公路坑坑洼洼，不能通车，村牧出门只好步行或乘竹轿。沿途匪患猖獗，谋财害命的事时有发生。但他不顾危险，历尽艰辛，四处聘请名师。经村牧的努力，教师队伍逐渐稳定下来，一是受陈嘉庚爱国精神的感召，二是仰慕集美学校名校的地位，三是为村牧的人格言行而感动，为了抗战胜利这一共同目标而多作贡献。他们大多安贫乐道，坚守教育岗位。



集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姓名籍貫自單

抗战期间，集美学校内迁安溪，师生积极参加抗战，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学校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学生组织和开展各种社团活动。其中，“集美学校战时青年后方服务团”是当时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全校性组织。服务团还组织宣传队，采取各种形式在师生、民众中普及抗日救国宣传。

集友銀行成立周年總行全體同仁合影
 後排左起：黃玉麟 鄧炳南 林光燦
 中排左起：王 昆 何賢章 鄭 真 葉植樹
 前排左起：周國英 邱方坤 陳厥祥 賀 秩 葉振華
 1994年10月1日於福建永安公平路12號





1941-1945年从安溪又迁入南安诗山登科头的集美高中校舍旧址。



迁至大田文庙的集美职业学校校门及运动场

集美学校青年国文教师、诗人温伯夏（温树校）在播迁和深入民众中，写了数百首抗战诗歌，集印成书，受到学生、士兵、店员及社会人士的欢迎。其中《孤鸾曲》：“男儿志报国，壮志不忆家，君心百炼钢，妾貌三春花。别多团聚少，不敢相怨嗟……”全曲730字，一字一泪，曾被民间艺人编成弹唱节目，广为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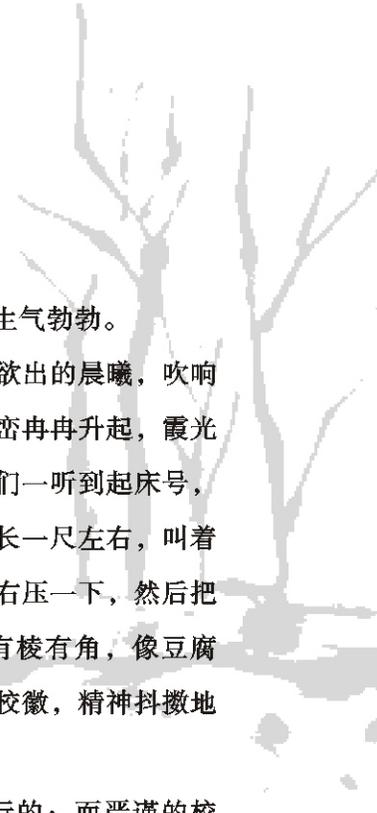
抗战期间，集美学校在安溪、大田、诗山等内山区坚持办学，历经八年，弦歌不辍。正如李尚大先生所说：“如果没有陈村牧先生的努力和奉献，校主在集美的办学业绩就要大大地打折扣。这就是陈村牧的历史功绩。”

（引自《陈村牧与集美学校》序一）



05

教妻诲生
严于律己铁面无情



集美学校搬迁到安溪，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既严谨又生气勃勃。

每天，天刚朦朦亮，学校的老号兵便面向东方，迎着喷薄欲出的晨曦，吹响了嘹亮、清越的号声，在山谷中激荡、回响。这时，旭日从山峦冉冉升起，霞光映照着“老号兵”伟岸的英姿，象铜铸石雕似地屹立着。同学们一听到起床号，便迅速起床，整理内务，从自己的床边拿出两块长方形木板，长一尺左右，叫着“内务板”。先把棉被叠成方形，再用“内务板”左抹一下，右压一下，然后把两块木板架成90度，在棉被四角用劲挤压，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像豆腐块。内务整理好了，立即打好绑腿，穿好制服，佩带“诚毅”校徽，精神抖擞地奔赴操场做操，新鲜而充满乐趣的山城生活开始了。

半军事化的内务，没有训练有素的优良校风的熏陶是不行的；而严谨的校风，没有陈村牧全身心地投入，没有他那一颗把一切都融入燃烧的心，就不能走进如此高尚的境界。

作为校董兼校长的陈村牧，没有丝毫特殊，他每天总是身着制服，佩带“以身作则”的校徽，最早到操场，参加早操；早晚升降旗仪式，他必躬亲；晚自修，他也要亲自下班巡视；夜间，还要到学生宿舍检查。

陈村牧整顿校风，不但从校园内部开始，也延及家属等方面。

有一天下午，七婶闲来无事，无聊难耐，正好在集美中学读书的远房亲戚小蔡来玩，七婶就邀她与丽端一起玩纸牌。丽端素知村牧反对赌博，但因怕七婶生气，看看煮晚饭的时间尚早，村牧还不会回家，就勉强作陪，没料到村牧突然回来了。

村牧正要走进书房，瞥见妻和小蔡也搅和在打牌的人堆里，两眼顿时瞪圆了，怒目而视。丽端和小蔡见势不妙，惊得目瞪口呆，恨不得立刻钻进地里。平时村牧一心扑在学校，家里事也无暇顾及，心想山里娱乐少，七婶有时打打纸牌，不过只是消遣消遣，没赌博。但今天看见妻和学生也参与其间，无名火直往



上冒：相濡以沫的妻也不知自己的好恶，竟敢背着自己打牌；再说，陈校主三申五令“务求严格，以整风化”，而学生竟敢在自己家里打牌，这还了得！自己如果对内，不能教妻；对外，不能诲生，何颜见全校师生呢？他越想越生气，脸红一阵，青一阵，指着妻的脸，怒冲冲地说：“你，你……”转过身，又大声斥责小蔡：“我要开除你……”两端从没见过丈夫发那么大的火，更不便当七婶的面申辩，只得委屈地哭泣，小蔡则吓得愣在一旁。村牧怒不可遏，甩手而去。

村牧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不知不觉又走向学校。他坐在办公室，发烫的双颊被一路的山风吹凉了一些，心潮也渐渐平静下来。他躬身自省：自己忙于校务，对家里人疏于教育，这要怪谁？七婶孤寡老妪，跟他来到僻远的山区，寂寞难耐，玩玩纸牌聊以自乐，也未尝不可；至于妻无忤老人之意，情有可原；小蔡是学生，“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正人先正己。管之要严，严之

抗战期间内迁大田的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学生上课情景



抗战时内迁大田的集美职业学校膳厅



抗战期间集美中学音乐研究会会员合影（1939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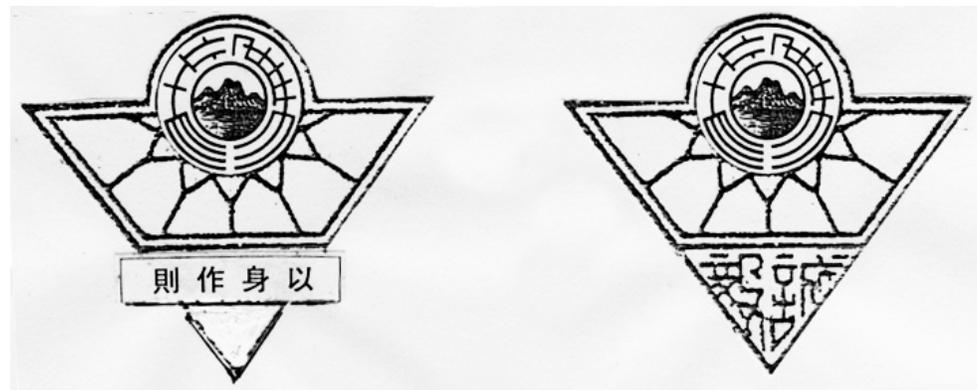


陈村牧（后排左二）与在集美学校服务十年以上的教职员合影。前排左起：陈淑元、谢迎璧、陈大粥、陈延庭、谢锦波；后排左起：许玛琳、陈村牧、林永长、尤逸潜、黄村生。（1943年于安溪）

有度，失度了，岂不蛮横？过后，火气也就渐渐平息了。此次事件过后，七婶也有所收敛，再没有拉丽端和其他学生打牌了。

在安溪的时候，有两位有妻室的教师还与女学生有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对此，陈村牧绝不姑息。

有一天，陈村牧早早就到学校去，毅中那时只有十三四岁，正在大厅里玩。忽见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头踉踉跄跄跌进大门内，可能年老眼花，一进门没看清楚是谁，就下跪磕头，哭哭啼啼地喊道：“陈校董，做做好心，管管我那没良心的儿子。我媳妇种田做女工，孝敬公婆，让他安心读大学，现在却要抛弃她，另娶小姨（二奶）……”毅中见一个比父亲还大二三十岁的老人跪在自己面前，顿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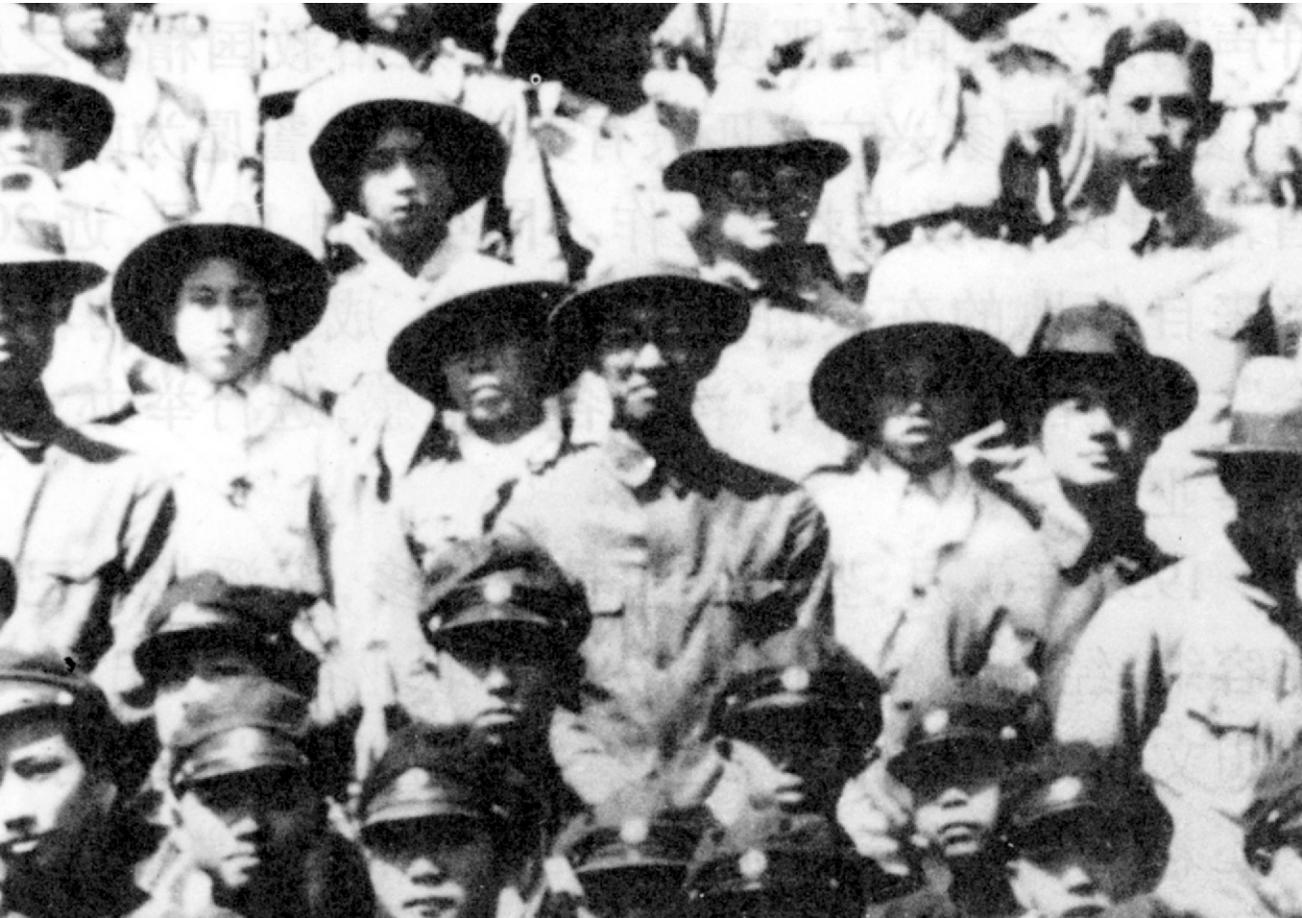


《以身作则》《诚毅》校徽样本

慌了手脚。这时，他妈刚从内屋走出来，连忙把老头子扶起来：“快起来，有话慢慢说。”“校董娘，我那不孝子比畜生还不如……”老头子痛哭流涕，一再向丽端磕头。毅中和妈妈一起扶老人起来，好说歹说保证一定代为转告，才把老人劝回。此事，村牧早有所闻。虽然当时社会上，当官的，有钱的纳妾已成了普遍现象，但为了整饬风化，严肃校纪，村牧除了好言相劝，最后还是让这位“学兄”下岗离校。



与抗战时往延安参加革命的校友白刃、林友声、陈耕国等合影



抗战爆发后，集美各校迁往安溪，组成集美联合中学。陈村牧自兼校长，他与师生一道，历经艰辛，坚持办学，使集美学校弦歌不辍。图为集美联合中学师生远足安溪郊外参山时，与师生合影。



06

抗争警察
母鸡似地呵护雏鸡



安溪蓝溪畔

1938年，在安溪发生了一起集美学校学生要为老师讨个公道而怒冲警察局的事件。

当年李尚大正在安溪就读集美中学。他平时好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一天早操后，有些同学在蓝溪畔晨读。尚大和几位同窗好友正在小吃店里闲聊，听说有位老师被安溪县警察局捉去，后来说是捉错人放了，但警察局那方却不肯认错，不肯赔礼道歉。尚大一听，气得脸色发青，“嚯”地一声，站了起来，就和他几位好友冲出去，溪畔的同学也跟了过去，一大群学生冲向警察局，要为那老师讨个公道。

警察局头头蛮不讲理，置学生合理要求于不顾。紧闭大门，喊不开。说时迟，那时快，李尚大翻越围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愤怒的学生潮水般地涌了进去，与警官、警员发生冲突，从口角到挥舞拳头，双方各有所伤。

事后，双方对峙，警察罢工，学生罢课。剑拔弩张，小小安溪县城顿时交通



李尚大先生与儿童在一起（在集美高中读书时带头与县警察局抗争）

断绝，学生被围困在学校。听说安溪县警察局正在联络全省各县警察局联名状告集美学校，点名要惩办李尚大等几位带头的学生。时任校董会办公室副主任的黄毓熙向陈村牧建议，不要坐等警察局告学校，因县警察局有错在先，才引起学生义愤的，我们先告他乱抓人，又打伤学生。陈村牧立刻向省政府发电报，要求省政府立即令县政府严加约束闹事的警察，不得伤害学生，不得拘捕学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陈嘉庚校主的威望和集美学校所处的地位，陈村牧义正词严，威慑力大，省政府不敢不重视此事，因而有效地制止了警察的拘捕行动。

后来此事惊动了上峰，找人出面调停。警方开除了局长和两个警察，学校逼不得已，校长王瑞璧辞职，并开除三个学生，其中就有李尚大。因尚大是本地人，身材粗壮，特别惹眼，警方指名道姓一定要开除他。学校为了平息风波，不得不开除尚大。

李尚大被开除后，挑着行李要回湖头。他走到魁斗，见一个人瑟瑟伏在地上。他走上前，俯下身，刚要把那个人翻个身，那个人突然大叫：“我不是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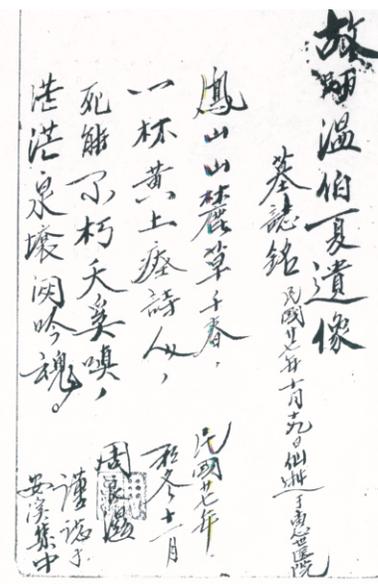
大，我不是李尚大！”显然，此人是被警察误认为是尚大而遭毒打的。这时，尚大意识到警察还在抓他。他在安溪不能再呆下去了，不得不转到别的学校就读。

集美中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集美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洪邃明为了掌握《安溪新报》同国民党的《安溪民报》分庭抗礼，介绍了叶振汉、许虹、钱念文、郑智民、阳德珍等进步教师担任编辑，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

1943年8月，该报副刊编辑洪邃明因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叶文霸被捕，不得不暂时离开安溪，便委托许虹接任编辑。许虹主编《安溪新报》副刊期间，发表了许多抨击腐败现象的杂文和散文。一天，许虹撰写的揭露某校长与妻妹通奸，侵吞公务人员薪金的丑闻刊登后，县长陈拱北立即把许叫去训斥，许置之不理。过后，许虹又在《集美周刊》先后发表了《大战中的民主和民族问题》和《墨学



时任集美学校教师的温伯夏（树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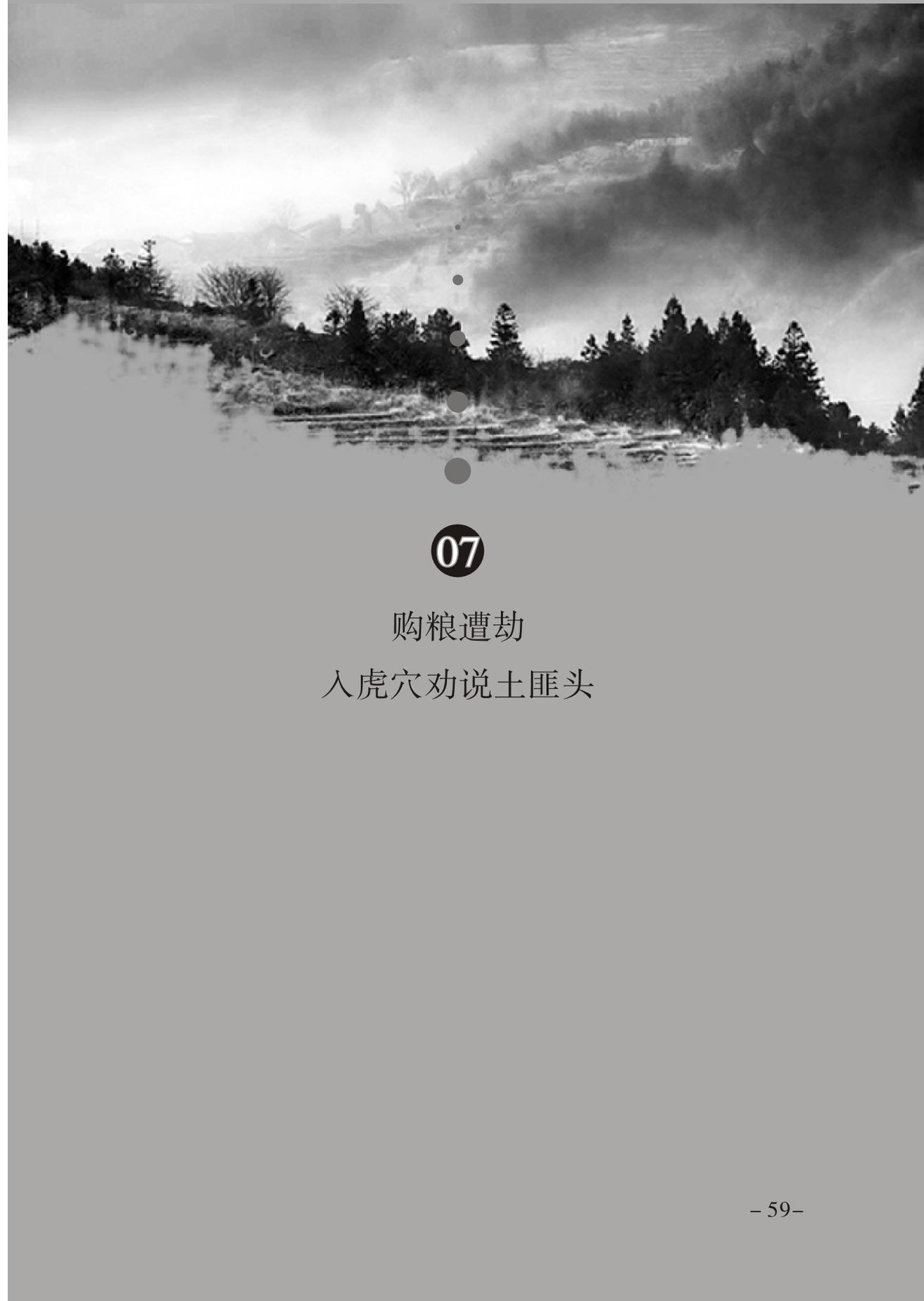




的科学精神》两文，暴露了左倾色彩；继之，他又在《安溪青年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华威的忧郁》，以张天翼《华威先生》续编形式，冷嘲热讽那些身穿绅士制服的口头抗日派。县长陈拱北大发雷霆，坚决要逮捕他法办。1945年7月某一天晚上，几个歹徒窜入许的住宅，翻检函件、书刊，寻找逮捕的“证据”，直至次日凌晨。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村牧挺身而出，为他释嫌并负责担保，方使他幸免于难。

1948年间，林子力经福建省政府秘书谌震（地下党员）介绍给村牧，来南安诗山集美高中任国文、历史教员。受杨（潮）谌（震）案件牵连，他被逮捕了。起初关在永春，集美高中学校出面要求保释，无效。后来，林子力被移押在泉州，适逢集美校友黄哲真任晋江公署的专员，村牧前往泉州要求保释。黄哲真答

应，并告诉村牧说：“事不宜缓，夜长梦多，赶快找店铺担保。”所谓“铺保”，就是要10家店铺的老板联名盖章才能取保。这下子，村牧可犯难了，异地他乡，到那里去找10家店铺呢？黄哲真笑笑地说：“泉州那么多校友，找他们想想办法。”村牧找到庄重纶校友，告诉他原由。庄重纶满口答应：“陈校董，这事我去办。”“听说找铺保要‘红包’，我身边又没有带钱……”没等村牧说完，庄重纶便爽朗地说：“包在我身上，您放心好了。”后来，庄重纶找了10家店铺联名担保，办理了保释的手续，林子力才获释。



07

购粮遭劫 入虎穴劝说土匪头

1940年春，陈村牧派庶务郑东海到长泰购买新学期的粮食，遭到土匪的骚扰。

当时，郑东海正准备结婚，但为了报“师恩”，他二话没说，带着村牧给叶团长的信，就翻山越岭来到长泰。叶团长见村牧的信，便派遣勤务兵跟东海下乡购粮。

购好粮食，又安排好运输的有关事宜，东海认为有叶团长做靠山，保驾护航，路上该不会出什么事，就回安溪把婚事办了。

哪知道结婚的翌日清晨，郑东海还在陪客人泡茶，有人来报长泰那批粮食运到澳江桥附近的乌冬格，被匪徒掳劫了1785斤。东海撂下客人，也顾不得穿鞋，就飞也似地跑到校董办公室。

郑东海一阵风似地冲进校董办公室，他嗓门大，一说起话来，就像打雷：“陈校董，这事有蹊跷，会不会狗崽子姓叶的，把粮食扣下，慌报被土匪抢走。”听东海一说，陈村牧忖度着，兵匪是一丘之貉，什么丧尽天理的事都干得出，便对他说：“你再去长泰一趟，摸摸底细。”郑东海毫不犹豫，转身就走。陈村牧急忙拉住他，说：“回家交代一下，顺便穿双鞋。”“不要了，路上买双草鞋穿就行了。”说着，头也不回地跑了。

陈村牧没有回家，一直在等郑东海的消息。天越来越黑了，可连个人影也没有。村牧怕出什么意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到了晚上八点多钟，郑东海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他一进办公室，连口水也没喝，忙告诉村牧：“姓叶的这家伙还讲信用，没有扣下粮食。可是粮食运走了，没想到土匪居然敢虎口拔须，拦路把粮食抢回土匪窝。姓叶的发了火，那些狗养的土匪才答应明天把粮食送到学校。”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村牧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在师生间，曾流传着村牧深入匪穴的传说哩。

为了师生的安全，陈村牧想“虎穴”追踪。同事知道后都劝说他，土匪头杀人不眨眼，岂能立地成佛？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跟土匪打交道，哪能求得一隅平安？陈村牧反复思量，觉得没有别条路可走，毅然下了决心，亲自冒险入匪穴。

那一天黄昏，日头快要落山了。陈村牧穿着白帆布的西装，头戴白色盔式遮阳帽，手策拐杖，风度翩翩地与林老师走出校董办公室。林老师与土匪头比较熟悉，自告奋勇为他带路。

门外，停了两架竹轿，听说是山里下来的。他们坐上轿，轿夫有节奏地抬着走。人们目送他们走远了，手里都捏了一把汗。

竹轿沿着盘山小道，迤迤上行，就像两只蜻蜓在草丛上打盘旋。快到半山腰，遇到两个土匪在放哨，拦住竹轿，不让通行。林老师与土匪对过“暗语”，下了轿，那两个土匪各自掏出一条黑巾，蒙上他们的眼睛，才把他们带走。

这时，村牧和林老师懵懵懂懂，不知东西南北中，跟着匪徒摸着走。左转右拐了好一会儿，才停了下来。脱下黑巾，他们睁眼一看，黑洞洞的，只在一个角落透出几束昏黄的灯光，石桌旁立着一个约莫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斯文的脸庞，只是浓厚的眉毛下藏着凛凛的寒光。

陈村牧心里想，人说“山寨王”都是彪形大汉，眼下此人是？……正在猜想，那小伙子从亮处走了出来，连连打哈哈：“受惊了，有失远迎！”“我们陈校董久闻李先生的大名，特来拜访。”经林老师一说，村牧才将眼下这位文弱书生和“山寨王”挂上勾，忙趋前一步，拱手说道：“敝校在先生的辖区内，望多

关照。”“早有所闻，”那位姓李的握住村牧的手，谦逊地说：“你们都是天上星宿，哪里像是凶神恶煞。幸会，幸会。”说着，就叫下面张罗了一桌酒席，算是为他们接风。

酒席上，陈村牧侃侃而谈，从陈嘉庚倾资办学，谈到国难当头学校内迁；从各地学子慕名而远离家门求学，说到目前处境之艰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姓李的明白办学和教育之职责。那晚，彻夜畅谈，姓李的被陈村牧凛然正气所感染，一再挽留他在山上宿夜。

第二天一大早，山岚还笼罩群山峻岭。姓李的一直送他们出寨门，请轿夫抬他们下山，还叫了一个匪徒陪送着。

天越来越亮了，阳光掀开了群山神秘的面纱，露出了青翠欲滴的面容。一路上，山花烂漫，鸟儿鸣啭，清新空气沁人肺腑。难得几回闲情逸致，陈村牧尽情欣赏山光春色。

此次虎穴之行，惊动了不少的师生员工，他们为陈村牧大无畏的气概所折服。

国光学村部分校舍（陈村牧1937年离新加坡返国前，李光前委托他在故乡南安县芙蓉村筹办国专小学、国光中学）





1988年摄于厦门南普陀



08

嘉翁蒙难
拍案而起斥责谣言



1940年，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军民，特地到安溪、大田等地，看望集美学校师生。图为陈嘉庚（前排中着西服者）与安溪校舍全体教职员留影（前左五是陈村牧）。

1942年2月1日，日军占领柔佛，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部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这时才发给华侨抗日义勇军旧式步枪1000支，令他们驻守前线。陈嘉庚识破了英政府的狼子野心，乃决意离开新加坡，以示抗议。2月2日，他离境前，决定发给南总及筹赈会办事人员4个月的工资。2月3日清晨，他同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匆匆乘小汽艇离开新加坡，连家人也来不及通知，计划先到荷印暂避一时，必要时转澳洲或印度。

陈嘉庚一离开新加坡，重庆国民党便开动反动宣传工具，极尽造谣毁谤之能事，接踵而来的是阵阵扑面的不虞之毁，声声刺耳的污言秽语。“中央通讯社”竟造谣诬蔑陈嘉庚“以华侨领袖自居……不顾侨胞安全，骗取通行证，潜行离星……”

重庆国民党政府对陈嘉庚的诋毁，就像狂犬吠日，无损于他的光辉，反而向天下人昭示：陈嘉庚在新加坡沦陷前夕，已安然离开了，这是值得拍手称庆的。



1956年7月4日，陈嘉庚先生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曾在印尼玛琅避难期间同生死共患难的黄丹季先生，中为张楚琨。



与黄丹季先生（左一）合影（1988年6月于集美）

但东南亚战火纷飞，到处是日寇的军队和暗探，陈嘉庚的安全令人担忧，人们对他的安危无不忧虑重重。

对此，陈村牧主持校董会，愤然驳斥“中宣部”“中央社”对陈校主的诬蔑。他大义凛然，拍案而起，愤慨地说：“无耻呵，无耻！他们竟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造谣中伤我校主，何其毒也？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跳梁小丑！”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学校师生、省内外校友以及闽南各地华侨团体、社会人士利用各种报纸、刊物，对“中央社”进行有力地回击。校董会则在各地报纸广泛刊登“辟谣启事”及致“中宣部”、“中央社”电文，驳斥其无耻行径。

在与校主失去联系时，集美学校的师生和校友无不日思夜想，盼望校主早日归来。他们怀着敬仰、热爱校主心情，发起庆祝集美学校建校三十周年暨校主七秩寿辰以及陈大弼执教25周年的庆祝活动。人们明知校主谦逊，素来不让师生为他祝寿过生日，但这次为了伸张正义，痛斥无耻之徒对校主的诬蔑，表达他们对校主的无限怀念，各地校友闻风而动，纷纷响应。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准备，庆祝

活动订于1943年10月21日在安溪校部举行。

20日那天，安溪县城鎏金溢彩，装饰一新。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文庙一带，更是风光独胜。校董会大门和初中校舍大门，用苍翠松柏枝叶扎成牌楼，巍然壮观，邻近街道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缤纷五彩氤氲喜庆氛围。夜幕垂空，灯火辉煌。蓝溪畔，榕树下，沙滩上，三五成群，结伴相随。

庆祝大会的会场和寿堂设在安溪文庙大成殿前的广庭。寿堂正中挂着金光灿烂的大型金“寿”，两旁高悬中央各院部会首长、各省当局、教育界名流及本省长官颂祝诗文。寿堂两旁连庑通廊十余间教室展览教育成果，里面陈列了书画、仪器、博物、劳作、农产加工品等，参观者接踵而至，川流不息。

1943年10月21日，上午8时，在雄壮的军乐声、欢乐的鞭炮声的交响中，盛大的“三庆”典礼隆重举行了。

会场庄严肃穆，大家屏息静听校董会董事长陈村牧致词，紧接着张专员及安溪陈县长献词。过后，陈村牧代表校董会向陈大弼赠送“良师兴国”巨型宝鼎



新加坡被日军侵占时期，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度尼西亚。上图为爪哇玛琅巴蓝街四号，即陈嘉庚先生避难的地方之一。图中为（X）记号处，即当时陈嘉庚先生的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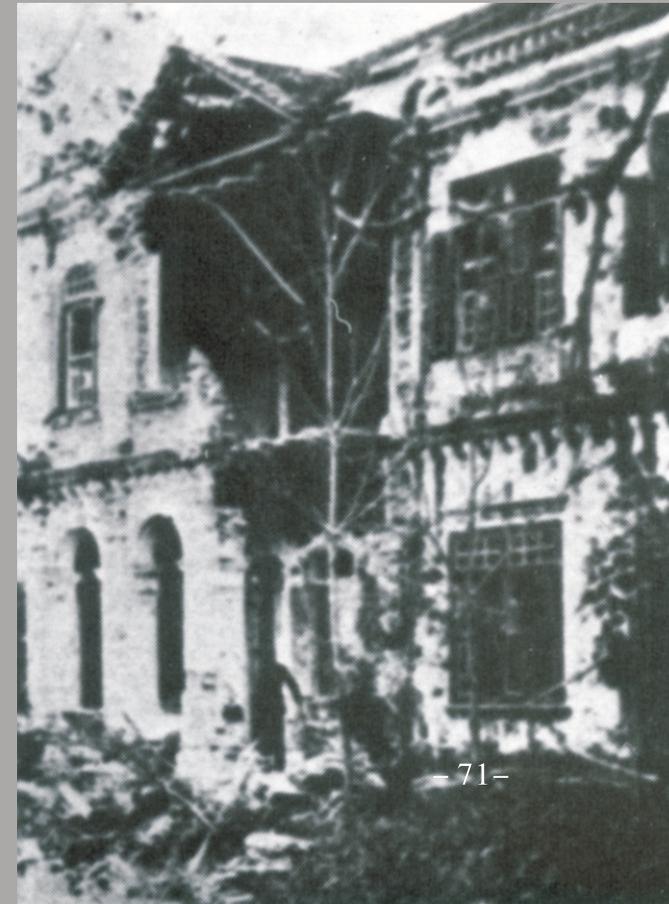


延平楼



葆真楼

抗战时期被日军炸毁的集美校舍



居仁楼

- 71 -

及现金二万。最后，高唱校歌，同声欢呼，欢声雷动。后依次至寿堂拜寿。

寿堂里，红烛高烧。人们怀着虔诚、敬仰的心情鱼贯而进，雍雍穆穆，在张永政老师指挥的铜乐队的乐声中，向校主玉照三鞠躬，仪式十分隆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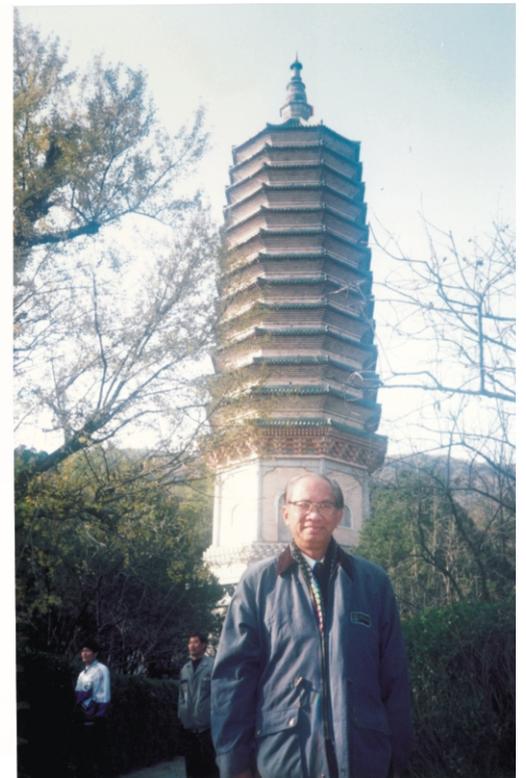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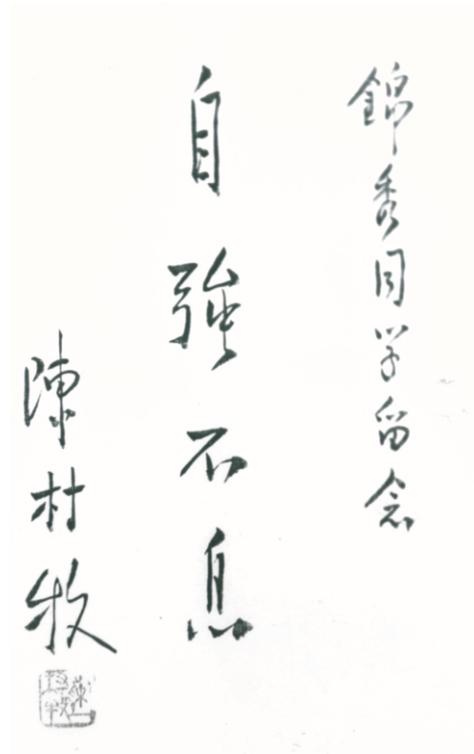
22日中午，在明伦堂东边的大膳厅举行大会餐，师生及来宾共约2000人，只好分两场举行。宾客盈门，盛况空前。安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头头都出席宴会。陈嘉庚的感召力，集美学校的影响力，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集美周刊》有关报导为校主祝寿的消息



09

教育有方
爱生如子舐犊情深



李锦秀1996年摄于北京八大处。李锦绣教授
执教北方工业大学，英美文学系主任。

陈村牧温柔敦厚，慈祥恺悌，他的办学思想深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影响。他对富有个性而又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不是扼制，而是关心、爱护，引导他们向良好的方面转化。他对陈嘉庚“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感受最深，因而他广延艺术科类的名师，并为学生提供阅读课外书籍和锻炼的平台。

黄永玉是集美中学49组的学生。他酷爱美术，曾受过郭应麟、许其骏、朱成淦、吴延标、黄羲等人的教益，而他的木刻画正是在朱、吴二位老师的指点下开始学习的。他多才多艺，既是美术、戏剧课外兴趣小组的成员，又是《血花日报》美术记者，课余活动非常活跃，丰富的课外活动，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



牧老的夫人傅丽端女士（左二）与李尚大及黄永玉夫妇合影



陈村牧与李尚大及黄永玉夫妇和女儿的合影



与集美中学高17组的海内外校友亲切交谈。（1992年10月于集美）

台。但他对正课学习却觉得索然无味，不去上课常泡在图书馆。尤其是英文课，他更感到头痛，因为英文背不来。英语教师许玛琳只好默许他在课堂上作画。少年时代的他，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所受的学校教育虽然短暂，却几乎全部在集美。这些宝贵的知识，成为黄永玉以后漫长痛苦流浪生活中的信念支柱，激发他攀登艺术顶峰。无怪乎，他对母校如此情浓意笃。

1981年国庆前夕，黄永玉偕夫人梅溪送儿子黑蛮出国留学特地回母校看看，拜望恩师陈村牧。他为恩师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铮铮风骨所感动，展纸挥豪，挥洒而成《红荷图》送给恩师，借此歌颂积极向上，永远不会被摧垮的伟丈



与台湾老校友杨定国先生（左）亲切交谈。（1993年10月于集美八音楼）



黄永玉在母校集美中学写生

夫的恩师。

陈村牧爱生如子，舐犊情深。他对每一个青年学生都十分爱护，关怀备至。有位一腿残疾的青年给村牧写了一封渴望升学的信。村牧立即回了热情洋溢的亲笔信，信中说：除航海外，集美各校均可报考，可凭该信去报名，唯一条件是“自己能考得上”。信是写在十行信笺上，笔酣遒劲，凝聚了赤诚之情，体现了亲民教育家“有教无类”的博大胸怀和对青年的高度负责。后来，这位残疾青年考入了集美高农，便从同安步行数日到大田上学。是什么精神激励着他，使他腿残而能翻山越岭到山区求学呢？这是长辈的支持与鼓励，是求学愿望的实现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所迸发出的顽强毅力。1948年，他又考进了台湾农学院继续深造，后留在台湾当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他来信说，因腿残行动不便，目前无法回大陆，但只要两岸直接通航，定要回来看看。

抗战胜利后，只要是侨生回集美念书，董事长陈村牧都要亲自和他们单独见

面，以示关怀，这已成了惯例。1947年9月，集美中学高中67组的印尼侨生李锦秀，回国求学时照例受村牧的接见。当年陈村牧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要读书就要好好地读下去。”时隔半个多世纪，已是英国语言文学专家、大学教授的李锦秀，每当回忆当年的情景，他总是深情地说：“当时我并不太理解这句话的份量，随着岁月推移与年岁的增长，我才逐渐领会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作为一个归侨学生，16岁就离开家人，孑然一身，以校为家，以师长为父母，以同学为兄弟姐妹，甚至不知添衣加餐，更不懂得过年过节为何物，求学确非易事。他的话一字千金，一直激励我克服困难，在祖国从初中二年级坚持到受完高等教育。”李锦秀对村牧可谓情同父子。十年浩劫过后，陈村牧劫后复出，又荣任集美学校委员会顾问、集美校友总会理事长等职，经常要到厦门办事，来往都是挤公共汽车的。有一次，陈村牧不知是在车上被撞伤，还是下车时被挤伤，下车后一步一拐地走回家。李锦秀得知此事，非常伤心，放心不下，写信给老师，表示愿意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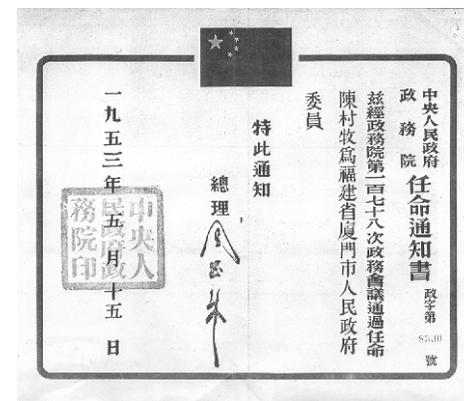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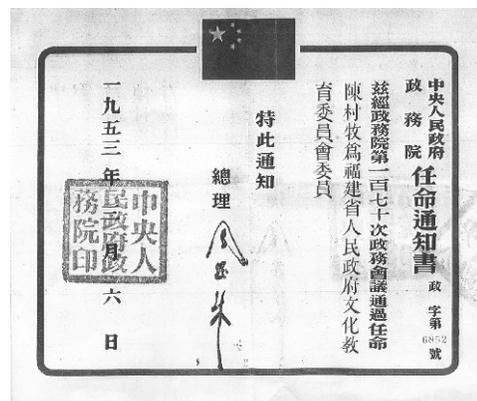


《红荷图》作者 黄永玉

集美做老师的私人秘书，出门伺候左右。

航运专家官宏光也有一段难忘的桃李情。2003年10月，当海内外校友欢庆母校建校90周年时，笔者有幸见到官宏光老船长。他已八十有七了，白发潇潇，身体还硬朗。当他知道笔者正在撰写《陈村牧与集美学校》一书，便深情地与笔者侃起恩师陈村牧的高风亮节。他娓娓道来，双眼闪烁着泪光——“我9岁随父兄漂洋过海，到马来亚谋生。13岁回乡，15岁就到集美念书。我自幼失去双亲，没受过父母的抚爱，但村牧老师却对我关怀备至。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沿海被日寇封锁，我们从水产航海学校毕业后无船可上，等于失业。1940年秋，我回家乡安溪想找个工作，遇到村牧老师。他一见面就暗示我从速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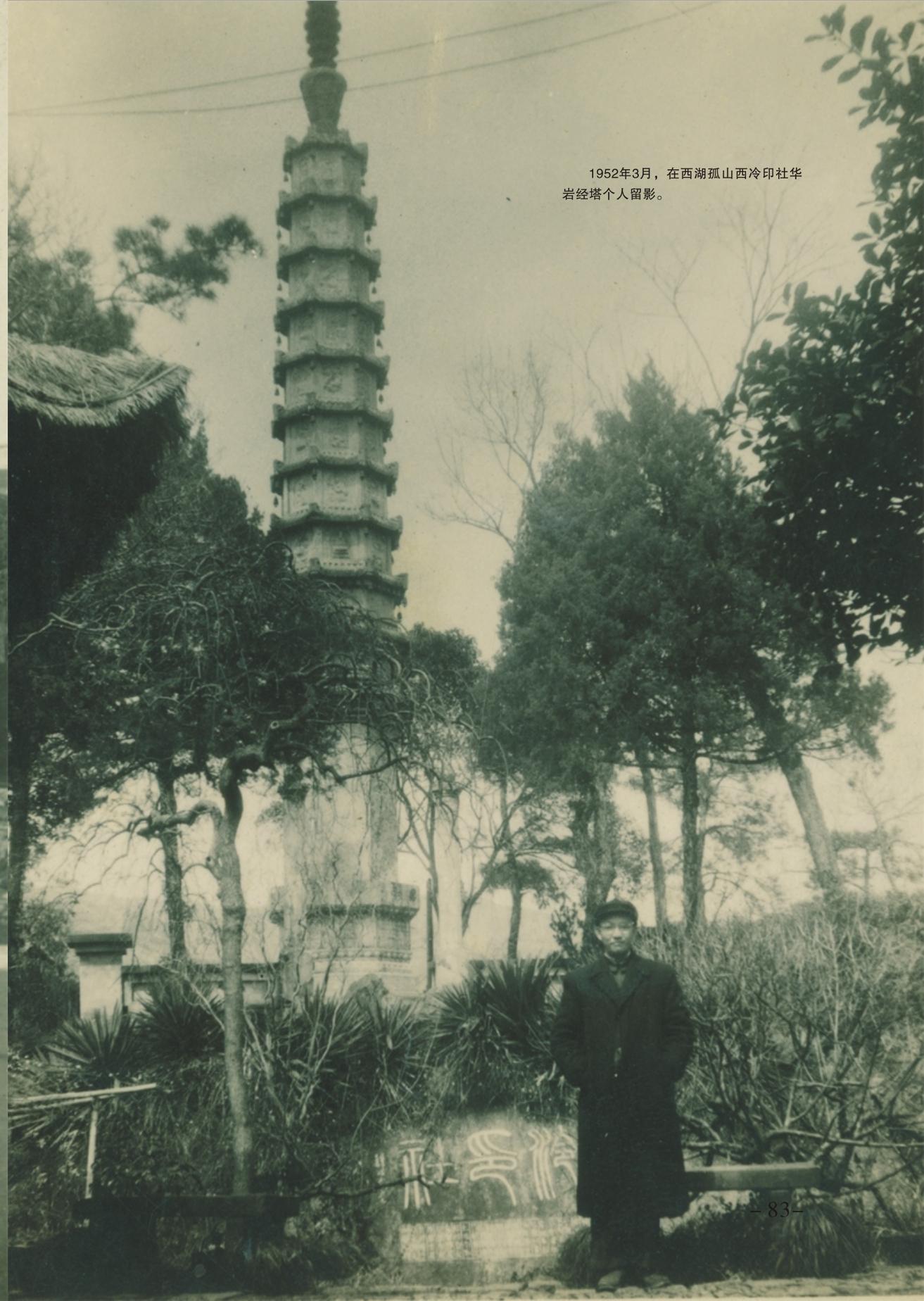
开县城。我领会他的话意，立即避回乡下。因我曾在乡下组织民众，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和抵抗地主的压迫，不容于当地的土豪劣绅，他们暗地里策划陷害我。我虽逃回乡下，但最终还是被他们抓住了。所幸在押往县城途中，拼死逃脱，才免于死。我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处流浪……”

“知生莫若师啊！”官宏光沉浸在回忆之中，深情地缅怀恩师，声音有点哽咽，“当我想为发展祖国的航海事业出力时，村牧老师非常支持我，写信把我推荐给上海三北轮船公司总船长林一瑜校友。当我寄居福州集友银行，等候乘船赴沪并愁没有旅费时，村牧老师又写信给他老师，时任福州集友银行经理郭季芳先生，要郭老师先拨20万给我做路费。当郭老师把村牧老师的信拿给我看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没有向陈老师开过口，但他为学生想得太周到了。郭老师笑着对我说，你无须用他的钱，我也可以帮助你。信给你看，是让你知道他很关心你。后来由郭老师担保，集友银行借给我18万元。上船工作后，我领了薪金便如数还清。”

陈村牧就是这样时时刻刻、方方面面爱护学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那慈母般的深情，时刻融合在睿智的目光里，永远铭记在学生的中心中。



1952年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个人留影。



1952年3月，在西湖孤山西冷印社华岩经塔个人留影。



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罗明校友（左一）亲切交谈



会见罗明、陈乃昌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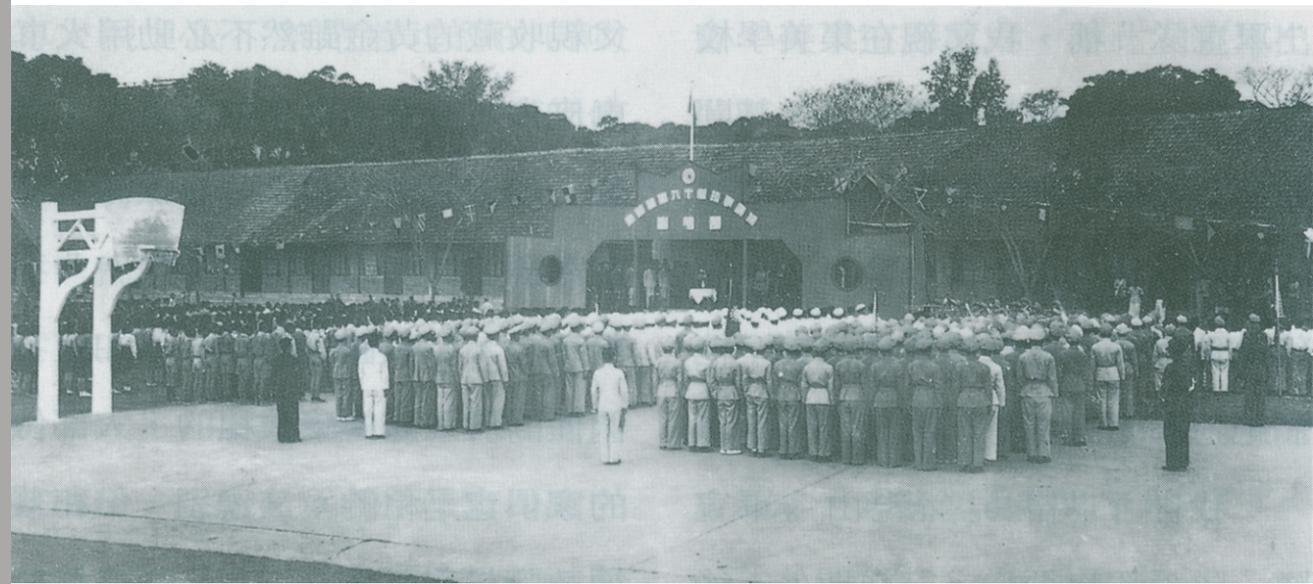


与印尼企业家陈铁遼校友的合影



10

风雨浔江
故园如晦期盼天明



抗战胜利，陈村牧主持35周年校庆（1948年3月）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作为大陆最靠近厦门岛的集美,一场恶战似不可避免。

早在5月初,陈村牧就不辞辛劳前往香港拜见校主,请示应付时局的办法。

返回后,他主持通过《应变方案》,并亲率公共机关和各校总务人员、工友以及高级水产航海学校校长陈维风等留守集美。

这时,陈校主的二公子、香港集友银行经理陈厥祥考虑到村牧的安全,怕他在护校中发生危险,就通知厦门集友银行经理林承志购买机票两张,请村牧飞港开会。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美事,有的人是求之不得的。但陈村牧为了集美学村,早已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他铁下心留守学校,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动。他感激陈厥祥对他的一片好意,但绝不临阵脱逃。

为了家属的安全,村牧把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儿女送到厦门浮屿五弟的家中,便立即组织好师生的疏散和贵重校产、文件的转移,带领护校人员坚守岗位,日



陈村牧于1949年5月在香港和陈嘉庚校主会晤时，与旅港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校友合影。左8为陈嘉庚，左10为陈村牧，二排左6为陈厥祥；陈厥祥为嘉庚先生二公子，集美银行创办人。



葆真樓

夜守卫校园。

9月4日，疏散工作基本完成。8日，陈村牧召集留守人员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来临。我们留守人员不是把校门一关就万事大吉了，而要守卫好校园，保护好校产，迎接解放军的到来。这是一场战斗，大家要不怕死，与学校共存亡。”

战事越来越紧了。陈村牧带领一支由十多个教职工组成的护校队，每天都到各校巡视几遍，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损坏东西，必定据理力争。当时，国民党军队55军驻校，官兵凶悍蛮横，任意辱骂留守人员，肆意破坏器物，学校财产遭到严重损失。陈村牧再三勉励留守人员要尽量保护好学校财产，将损失降至最低程度。

解放前夕，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各地国民党军队特务机关负有胁迫知名人士去台湾的任务。当时，村牧在闽南以至于南洋的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也在特

务机关胁迫的名单之中。特务几度派人来威胁利诱，都遭到村牧凛然拒绝。他决意留守护校，与校主交给他的学校共存亡。在集美小学校长叶文佑安排保护下，陈村牧匿居在集美幼稚园“葆真楼”的顶棚上，三餐饭菜由叶文佑一家人送。每次送饭，叶文佑总要先让女儿张仰仙出去观察动静、放风，然后亲自将东西让陈村牧用绳子吊上去。村牧对局势非常关心，每次送饭时，叶文佑还要将有关情况写在纸条上，连同报纸等一起送给他。陈村牧不畏强暴，威武不屈，危难关头见精神，是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而他平时待人真诚，在危险、艰苦面前身先士卒，也激励了许多员工情愿与他一起冒险保护学校。

9月19日，同安解放了，国民党撤至集美北端孙厝一线。

战斗一打响，集美学校首当其冲，要使学校完好无损简直比登天还难。正在这时，上级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定要保护好。”

一九四九年十月

此佈
師長朱雲謙
副政委晏成山
主任朱群

附二：

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第八十五師
司令部政治部佈告：

查集美學校為華僑民主人士陳嘉庚先生所創辦規模較大之學校，希望各部人員應盡量不必進駐該校，并堅決予以保護。嚴禁搬移或損壞該校一切教育用具及房屋、樹木，仰各切實遵照為要！

此佈

師長：朱雲謙

副政委：晏成山

主任：朱群

一九四九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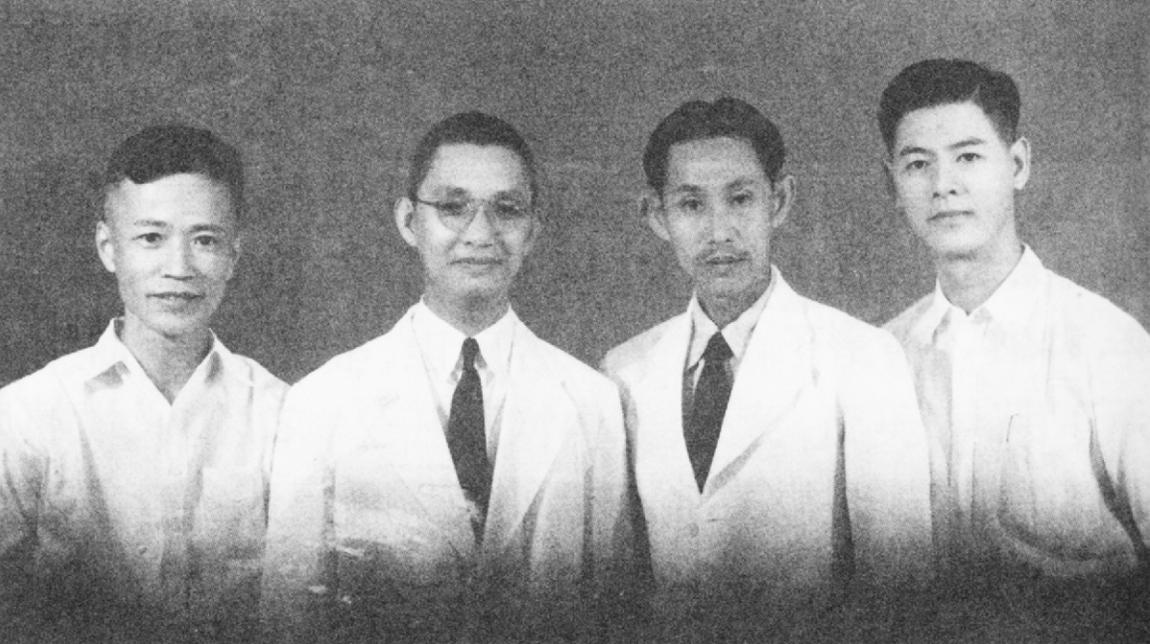
此布告貼于集美學校約禮樓西面樓下牆上，由當時的集美初中校長吳玉液所拍攝。

为了执行周副主席的命令，我军决定不组织炮兵火力摧毁靠近集美学校北面高地上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设施和敌人的炮兵阵地，因为如果集中炮火轰击，就有可能毁坏集美学校的某些建筑。为此，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2日下午2时左右，国民党炮兵轰击我攻击部队，我军只是用重机枪还击。一发炮弹落在一营的重机枪工事里，一营长沙杰负伤，重机枪排排长牺牲。是日黄昏，三连从西北面向国民党阵地攻击，一连和二连从北面和东南攻击。由于不能组织炮兵火力掩护，结果带头冲锋的三连连长凌锡甫同志牺牲了，三连伤亡也



集美兌山革命烈士紀念碑



1947年8月，陈村牧在新加坡与新、马亲友合影（自左至右：颜迺卿、陈村牧、陈国祥、傅荣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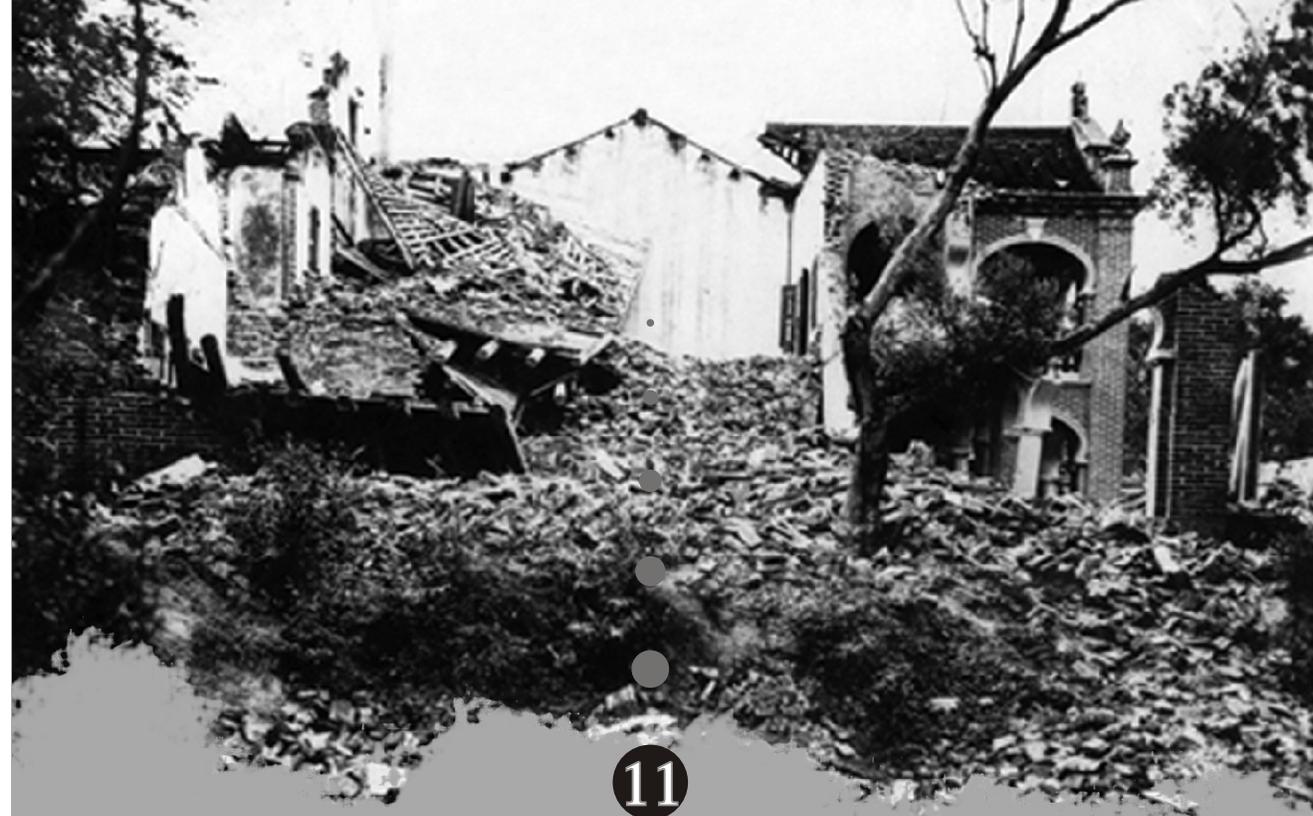
较大，以致当晚没有将高地攻下。

23日拂晓，由二营四连（李堡英雄连）接替三连。在连长温绍荣的出色指导下，终于拿下高地。23日下午，三营向集美镇正面攻击，二营插向西南码头，断敌退路。在集美地下党同志的配合下和集美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下午5时，我军终于解放了集美镇。

1947年，村牧、耀东、子康三兄弟（后排右起1、2、3）及儿女毅、灿、静、慧、履、素、执、恒合影。



陈村牧（左二）与校主（左三）在延平故垒合影



11

血染黄昏
奋不顾身向险处冲



陈村牧陪陈嘉庚察看集美社「双十惨案」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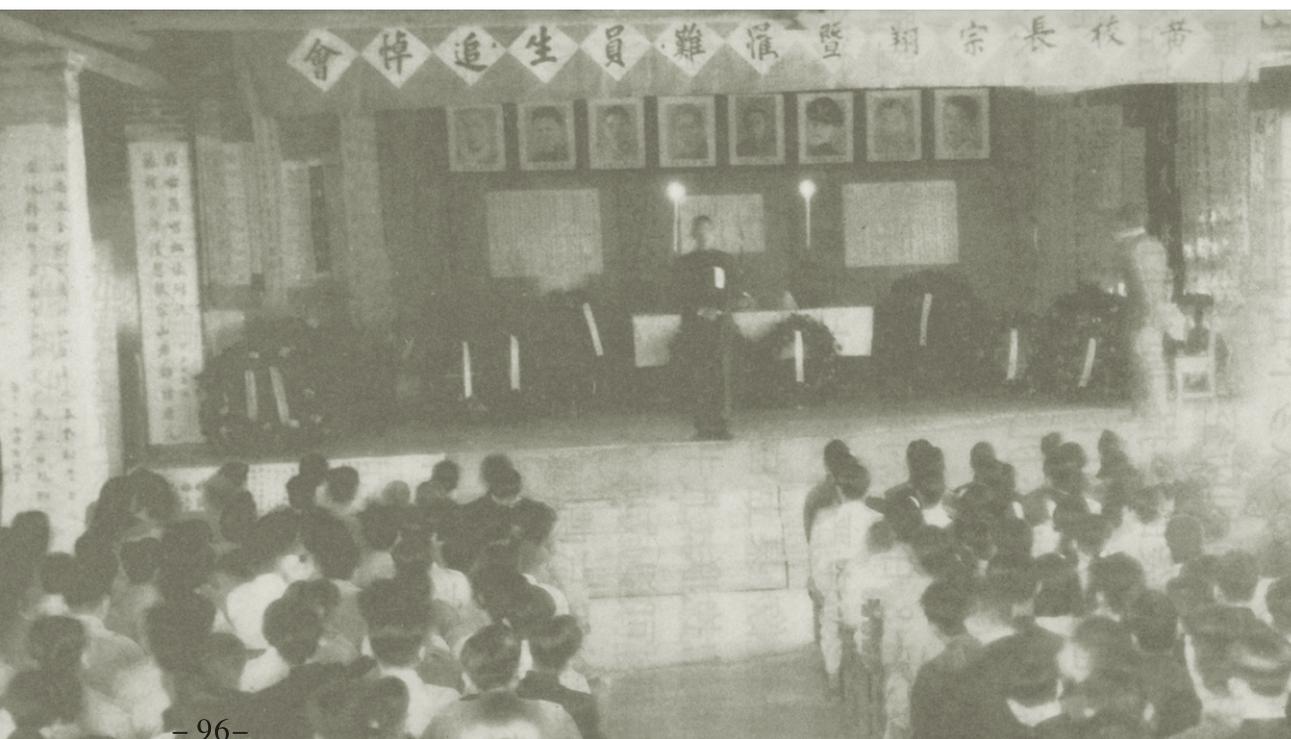
1949年11月11日下午，空中骤然作响，国民党军队的8架重型轰炸机从东南方向窜入，正向美丽的集美学村突然空袭。为首的敌机袭进学村上空，便强盗式地横冲直撞，疯狂肆虐，耀武扬威。刹那间，警钟来不及敲响，师生和村民来不及躲闪，敌机就开始毫无人道地轰炸，不但轰炸，而且不断盘旋扫射，高中居仁楼及尚勇楼被击中了3弹，即温楼中1弹，明良楼前球场边落1弹，计9枚。居仁楼几乎全部倒塌，尚勇楼、即温楼都被炸毁一部分。其他楼屋因受震动，亦多有损坏。瞬间，煌煌上庠，到处是断垣残壁，满目疮痍。

敌机轰炸学校后，又在集美大社投弹23枚，致使塘墘角、清宅尾角及上厅角房屋大部分被炸塌，二房角房屋亦部分毁损。不仅房屋毁了数十座，而且村民死亡21人。

敌机空袭时，陈村牧正在科学馆办公，当时在办公室还有秘书王伯兰。听到轰炸声，陈村牧急忙冲下楼，王伯兰也跟他下来。一看高中的校舍被炸，陈村牧奋不顾身地要冲出去，站在身边的王伯兰立即拽住他，说：“校董，不能去，飞机还在盘旋……”话音还没落地，一颗炸弹正落在科学馆与校董厝中间的通道上，巨大的声浪像飓风一样，科学馆被冲击得瑟瑟抖动。这时，王伯兰硬拉着村牧，闪到楼梯头。转眼间，火光冲天，声响如雷，又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卷起弥天大雾。陈村牧心急火燎，挣脱了王伯兰的拦阻，冒着生命危险，从科学馆冲了出去，跑到高中的校舍。

居仁楼、尚勇楼被炸得面目全非，楼下正围着一堆人。村牧急步向前，只见人们在挖土抢救被埋在废墟中的校长黄宗翔。村牧急忙拨开人群，挤了进去，黄

1950年1月8日，陈村牧在黄宗翔校长暨罹难师生追悼大会上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当年科学馆

宗翔全身几乎被埋住，只露出头部，满脸灰土。经过一翻抢救，总算从废墟把黄宗翔救了出来，立即送到医院。可是，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黄宗翔被敌机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不幸罹难的还有办事员廖瑛，学生谢木兰、许泗海、王石成、王延安、陈凤鸣、水产的陈述等。

当晚，8具棺木装殓了8位罹难的师生，停放在大操场的西膳厅。寒风嗖嗖，冷月凄凉，活生生的8条人命已被禁锢在棺木里，国民党军队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便是集美历史上的“双十一惨案”。

为了使集美学校早日复课，人民解放军给予学校大力支持。1949年11月20



集美学校钟楼



日，厦门军管会曾为集美临时校舍事，专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提出：为避免国民党军队飞机发现目标，“保障员工学生安全计，拟请转飭阳翟仓库，迅将该处军用物资他运，并飭各部队以后阳翟、下店圩及珩山等处……，在不会影响军机可能范围内予以迁让，使该校能按期复课。”

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陈村牧与教职工一起经过紧张准备，集美各校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搬迁工作。高级水产航海学校迁至后溪城内，借用原仁德小学和下店圩陈氏宗祠办临时校舍，于11月28日复课。高中自校长黄宗翔殉职后，校务缺人主持，校董会就将高中与高级商业学校合并办理，由高商校长游学诗兼任高中校长。这两校迁到天马山原农林学校旧址，于12月1日复课。初中迁往离集美15公里的珩山乡，借珩山小学及王氏祖祠为临时校舍，于12月5日复课。各校临时校舍都经修葺整理，校具亦先后运抵。图书馆、科学馆及医院还各自在临时校舍设立图书室、仪器室及医疗所。高中另设有理化生物实验室。校董会所属秘书处、会计处、总务处全部人员及图书馆、科学馆部份人员仍在集美校舍办公。这次全校转移至附近农村复课，在校史上被称为“第二次播迁”。

28日，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刚返回集美学校的陈嘉庚，在陈村牧陪同下，巡视学校集美村“双十一”受炸的灾区。他踏上故土，目睹被国民党军队的飞机

轰炸而倒塌的房舍，心中无比愤怒，怒不可遏地说：“这是最后一次轰炸，以后我们就可以努力加强建设了，我们应该为集美的新生而欢呼。”

1950年1月8日，陈村牧主持黄宗翔校长暨罹难员生追悼会。会场庄严肃穆，台上挂着黄宗翔校长等8位遇难者的遗像，桌上白烛高照，桌的两旁摆着花圈。陈嘉庚亲赠挽联，上书：“文运待恢宏，亟图弦诵安居，余孽未歼，可望成城众志；旅程方汗漫，忽报家山浩劫，诸君及难，毋忘喋血同仇。”陈村牧也敬献黄宗翔校长挽联一幅：“砥砺共成均，誉推江夏无双，两度攀邀，风雨飘零支广厦；冈阡邻战垒，迹去延平不远，百年树艺，血膏沾染发繁花。”台下，黑压压坐着集美学校师生，他们默默地听董事长陈村牧致悼词，心里却充满悲愤。

陈村牧一袭黑制服，心情沉重。他望着台下沉溺在哀痛之中的师生，心里涌起对国民党军队的愤慨，满腔仇恨化作铿锵有力的誓言：“……国民党军队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同仇敌忾，讨回血债。擦干我们的眼泪，从颓废中奋起，以顽强的意志，向前挺进！”



轰炸后的集美学村废墟



12

劫后复出 弘扬诚毅谱写新篇



朱鸣冈木刻画——校主的像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十年浩劫过后，陈村牧又躬逢盛世，出任集美学校委员会的顾问及校友总会理事长等职。在第一次理事会上，校友总会决定恢复《集美校友》会刊。他不顾年高体弱，亲自参加《集美校友》的组稿、审稿、撰稿工作。1981年8月，正逢陈校主逝世20周年，《集美校友》第4期准备作为纪念专号。美工人员陈礼义为缅怀校主，以陈校主的木刻画作为封面。等刊物全部印好了，不知是谁发现了木刻画作者的题名是“BY.M.G”，便怀疑木刻画的作者有问题。于是，一声令下，第四期《集美校友》不能发行，全部销毁。作为主编的陈村牧，勇于承担责任，他对礼义说：“有错我担当，与你无关。”

这“无头公案”到何时才解码呢？一直到同年10月，黄永玉偕夫人梅溪来集美学校，集美学校委员会的同志拿出这幅木刻画请他鉴别。他端详一番后，点点头，认为是件好作品。线条风格并不陌生，但作者是谁呢？一时说不出来，他沉吟着。这时，挨在他身边的梅溪早已耐不住了，不禁大声叫了起来：“这不就是



牧老八音樓內的臥室、書房、遺物



出席集美學學校校友會新一屆理事會議的全體理事暨來賓合影（前排中穿深色制服者是陳村牧）。

鸣冈吗？”永玉恍然大悟，十分肯定地说：“是，就是朱鸣冈。”原来，1943年秋，在安溪的朱成淦为出版“三庆”纪念特刊，写信向朱鸣冈求画。朱鸣冈应约，将刻好的木刻画自永安寄到安溪。

为弘扬嘉庚精神，陈村牧虽已耄耋之年，却不畏艰难，以坚毅的精神整理庞杂的陈嘉庚来信，为研究陈嘉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亲自抓“陈嘉庚先生生平事迹陈列馆”的建馆工作。这个陈列馆是为了永久性地弘扬陈嘉庚兄弟爱国爱乡的精神和崇高品德而建的，陈村牧先后指导整理陈嘉庚故居遗物和陈敬贤资料陈列室。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组织参与者到厦门大学参观陈嘉庚纪念室、华侨博物馆，去泉州参观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博采众长，对拟出



陈村牧率校友代表团到香港访问。图为村牧与香港部分校友合影。

的方案一再修改，先后五易其稿。对展品的文字说明，他也逐条逐字审查修改，才付诸制作。由于他精心策划和指导，陈列馆内容翔实丰富，深受校友们欢迎。

集美校友总会一恢复工作，海内外集美校友闻风而动，纷纷响应陈村牧的爱国爱乡爱校的呼吁。香港集美校友于1981年12月11日，成立了香港集美校友会有限公司筹备处。

香港校友的率先举动，深深吸引了陈村牧。他想，东南亚以至世界各地遍布集美校友，亟需加强联络，而香港地位重要，是世界交通枢纽。早日促成香港集美校友会成立，可作为联络海外校友的桥梁。因此，他早有南下香港的打算。

1982年8月7日，陈村牧应香港校友的邀请，率领集美校友总会访问团抵达香港。

陈村牧像一块磁铁，紧紧吸引住港区和海内外集美校友。访问团一行下榻的新加坡宾馆顿时热闹起来，校友们接踵而至，大家都争着要来探望陈村牧。村牧的卧室，电话声声，校友们打电话都要找陈校董。这声声的呼唤，蕴含着温暖和深情，是对他一生为集美学校辛勤劳碌的最大安慰。他知足了，脸上始终挂着慈



晚年的陈村牧



叶飞（右）、杨成武（左）、庄明理（左）和伍洪祥（右二）等领导为陈嘉庚先生铜像揭幕



陈嘉庚先生生平事迹陈列馆



陈村牧先生（前左三）与复刊后的《集美校友》编委会合照

祥的笑容。师生促膝长谈，室内欢声笑语。

香港之行，促成了香港集美校友会的成立，并成为联络海内外校友的桥梁。陈村牧与代表团在香港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校友的热烈欢迎。陈村牧仿佛融入了自己用心血浇灌的苗圃，欣喜地看到“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的盛景。

访问团返回集美后，陈村牧被推举为校庆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积极投入筹备工作，并迎来了海内外校友，不分辈分，不分性别，不分区域，欢聚一堂，共同欢庆。

1983年金秋十月，海内外校友、嘉宾数千人欢聚浔江畔。集美学校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那似蜜甜、比酒醇的欢乐使人欲醉欲狂。

校庆过后，因集美学校和集友银行有些事需向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汇报，陈村牧于11月中旬来到北京。



7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与住在集美宾馆的国内校友们亲切交谈。

村牧在北京逗留了近一周的时间，他无暇欣赏北京的风光名胜，而是奔波于大街小巷，拜访老前辈、老校友，争取各方人士对集美学校的支持。同时，就成立厦门大学北京校友会和集美学校北京校友会之事，陈村牧拜访了卢嘉锡和陈乃昌，并与他们协商，促成了他们各自成立校友会。

旅居美国的八旬老校友林应冰先生（左四）和校友、美籍医学博士叶芸英先生（左二）远渡重洋、返校参加庆祝活动，图为他俩和陈村牧先生合影。



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陈村牧先生发言，勉励集美师生发扬陈嘉庚先生倡导的“诚毅”精神。



李尚大校友夫妇专程由印尼前来香港欢迎以陈村牧为团长的集美学校访港代表团。（右二、三为李尚大夫妇）

陈村牧先生与台湾校友陈植佩夫妇（左一、二）、李陆大夫妇（右一、二）在集美归来堂合影。





与潘懋元教授在研究陈嘉庚资料。(1990年9月于集美陈嘉庚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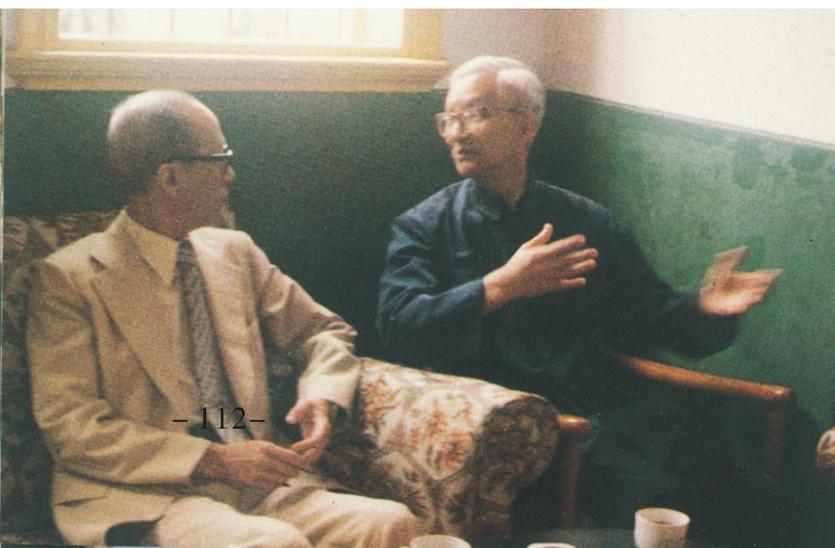
与校友郭应麟夫人林翠锦交谈。抗战时郭应麟夫妇不畏艰险保护校主避难玛琅。



与著名科学家卢嘉锡畅谈



欢迎校主公子陈元济先生回校参观访问。



与旅美校友、全美荣誉教授李景昀博士交谈。



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会长、二校主陈敬贤先生公子陈共存先生交谈



与同班级友梁披云谈心



陈村牧先生与林鹤龄先生亲切交谈。林先生193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曾任厦门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校长，与陈村牧先生有六十余年交谊，晚年二老几乎天天见面，无所不聊，是村牧先生的挚友之一。这是陈村牧先生生前与林鹤龄先生的最后一次合影。



在集美福南堂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80周年大会前，陈村牧先生会见香港校友吴济民（后左）、澳门校友梁披云（后右）、台湾校友杨定国（前左）。



陈村牧与新加坡著名书法家王瑞璧校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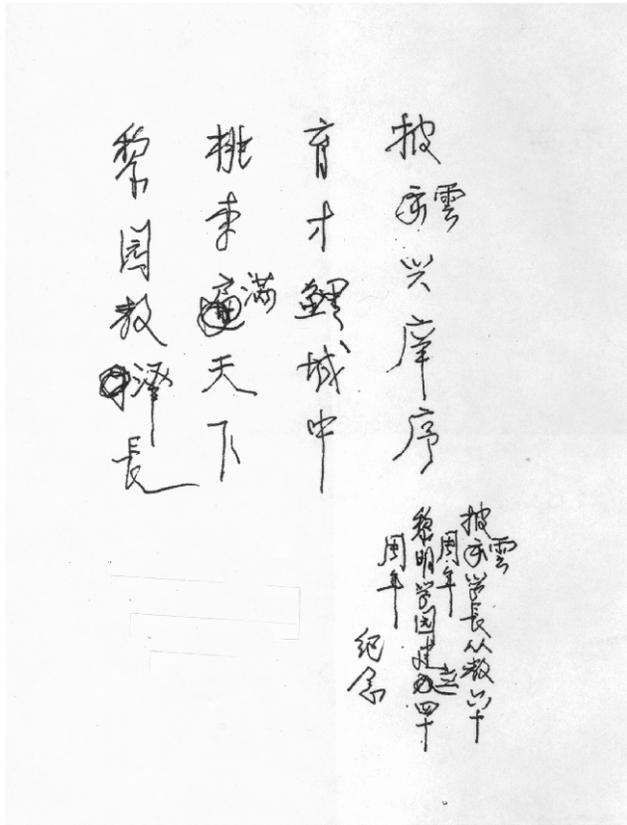
陈村牧与香港大正集团董事长、首批香港大紫荆章获得者黄克立校友（前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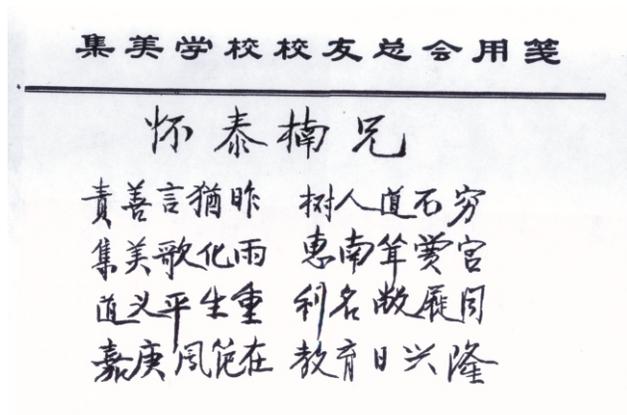
集美中学高中23组建组50周年聚会时，陈村牧老校董与全体参加聚会的校友们合影留念。



陈村牧先生（左三）与香港庄氏集团董事长庄重文校友（左二）亲切交谈。左一为原厦门市副市长张其华校友



陈村牧先生手稿（一）



陈村牧先生手稿（二）



13

舫山祝寿
尊师重教桃李芬芳



陈村牧先生（前排右三）率校友到同安马巷向老教师陈延庭先生（左三）祝寿

延老双溪推硕儒，多闻强记立良谟。
嘉翁得佐堪兴校，学府称能可授徒。
桃李春风枝上艳，诗书晚岁手边娱。
舫山今日诸生会，共进吾师松寿图。

这首律诗是1982年2月2日，陈村牧一行12个校友驱车到同安县马巷镇向陈延庭祝寿时所作的。

陈延庭原名庆，以字行，生于1888年。他历任集美女子小学校长、校主办事处视察、科学馆主任、图书馆主任、教育推广部主任、校产保管委员会主席。1933年，他是校主增聘的校董之一（以叶采真为校董主席）。1941年，他再度被聘为校董之一（以陈村牧为董事长）。1945年8月，集美初中在马巷镇设立分校，他兼任分校主任（马巷镇之有中等学校自此校始）。陈延庭德高望重，从1932年校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他先后被推举为校友会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



陈嘉庚先生与陈村牧先生



陈嘉庚先生致陈延庭先生的信函

校主七秩寿庆奖学金委员会委员。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对当时名闻遐迩的两馆（科学馆、图书馆）一部（教育推广部）的工作，以及对校友会的工作都做出显著贡献。他是数学教员，又是社会活动、课外活动的热心参加者。在历届全校运动会上，他是威武的纠察员，曾被“延庭先（生）的竹竿”点醒过的校友至今还记忆犹新。1929年4月，集美学校选手赴榕参加全省运动会，他“偕往照顾”，俨然是个“保育员”。他作为代表队的“后勤”，反映出当时整个学校对体育工作的重视，使体育人才辈出。

陈延庭学识渊博，多闻强记，历来校友们称他为“集美学校的百科全书”。他所撰写的著作，已渐渐为各界人士所重视。

陈延庭一生坎坷，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又遭受磨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过后，拨乱反正，和煦春风温暖了他的心。正当陈延庭94大寿，陈



《桃李春风》 校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贺画



集美學校校友會第二屆代表大會攝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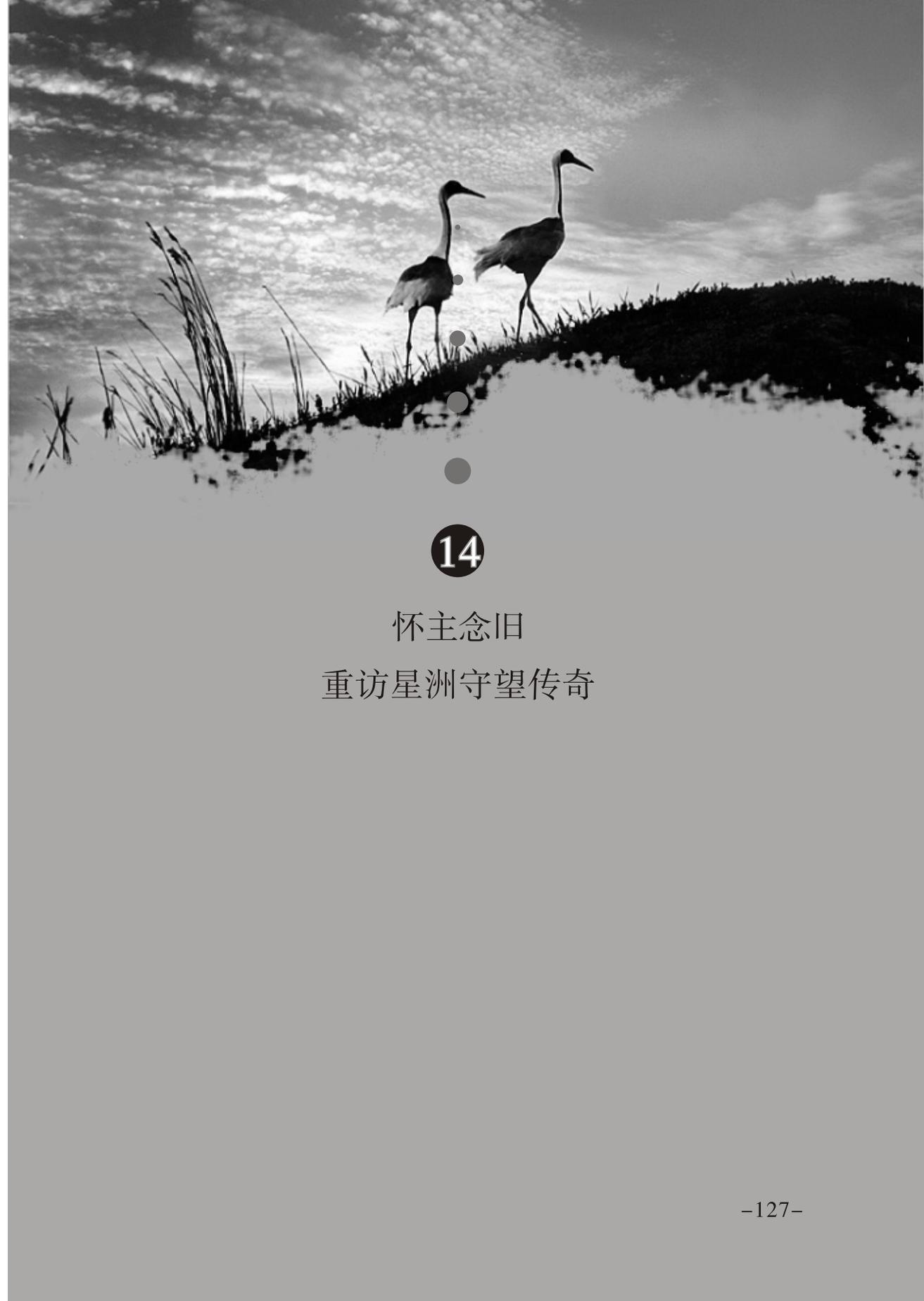
村牧尊老敬贤，特邀了11位老集美的连同他本人，以年龄为序，是：许其骏、林承志、陈村牧、王英才、李天送、颜耀流、李彦英、陈福例、陈水扬、吴玉液、陈永定、黄德全等12人乘坐专车，携带许其骏所作的一副《松寿图》和一些祝寿礼品，由厦门、集美、同安，会合驰往马巷镇陈延庭住宅，向他老人家拜年祝寿。

这一天，春光明媚，里许长的马巷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他们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摩肩接踵地来到陈延庭的住宅。

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鱼贯地走进陈延庭的卧室向他问候，并扶他走到前厅，让他安适地坐在藤的靠背椅上，然后挂起《松寿图》，摆好祝寿礼品，分组轮流坐在他的左右侧，陈永定端起照相机，选好镜头，拍下了一张张喜盈盈的拜年祝寿图。陈延庭的媳妇和孙儿也和他合了影。过后十二位校友又在庭院里和他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在前厅，校友们围坐在陈延庭的身旁亲切地座谈。79岁的林承志说：“陈老师，我们都是您的老学生。”76岁的陈村牧说：“陈老师，您是第一代，我和其骏、承志是第二代，玉液是第三代。12人中，德全年纪最小，56岁，玉液教过他，他是第四代。德全现在是中学副校长，在母校工作三十多年了，他的学生又有几代了。”厅堂里爆出爽朗的笑声。陈延庭听着，脸上绽出幸福的笑容。在欢声笑语中，平均年龄达69岁的他们，顿时都感到自己变得年轻了。69岁的陈福例曾多次来马巷看望陈延庭，前年他的声带施过手术，此刻也兴奋得牙牙学语似地说着比划着，表达他对老师的深情厚意。83岁的许其骏说：“陈老师，我们恭祝您健康长寿，殷切期待着参加您的百龄大寿庆！”他说出了广大校友的共同心愿。

在这厅堂里，陈延庭曾经几次接待过永远值得敬爱怀念的陈嘉庚校主，国际知名的解剖学专家李景昉博士（高中校友）以及其他许多校友也都曾在这里问候过他，这小小的厅堂是联系着集美学校光荣的过去和灿烂的未来啊！



14

怀主念旧
重访星洲守望传奇



1986年访星时与新加坡金门会馆同仁们合影



陈村牧访新加坡与金门乡亲亲切交谈

1986年夏，陈村牧不顾年事已高，应李尚大、李陆大昆仲之邀，偕夫人傅丽端毅然起程赴星洲，寻觅陈校主的旧踪，拜访嘉庚、敬贤两位校主的哲嗣和新、港两地校友。

陈村牧对两位校主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对他们的一泓情深都倾注在他们哲嗣的身上。一到新加坡，陈村牧顾不得休息，在徐清水的陪同下，带上了毅中登门拜访陈嘉庚和陈敬贤的哲嗣。第一站，他们先到陈济民的府第。当时，陈济民早早在客厅等候，面容慈祥、和蔼可亲，那丝丝笑意令人倍感亲切。村牧一踏进客厅，陈济民在夫人的搀扶下，立即站了起来，上前紧紧握住村牧的双手，眼角闪烁泪花。这对饱经沧桑的老人，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凝眸相对。

济民夫人热情款待，倒茶请糖，客厅里氤氲着温馨的氛围。济民耳背眼花，问候的话都有劳坐在他身旁的夫人附在他耳旁转告。尽管如此，看到国内来的、鞠躬尽瘁勉佐徽猷的陈村牧，他多想与之促膝谈心啊！他夫人怕耽搁时间，装着送客把村牧他们带到客厅另一个角落叙谈。济民仍然含笑地坐在客厅，村牧他们有时谈话声音大一些，济民似有所闻，会惊讶地问：“村牧兄还没有走？”那厢他夫人会高声应答：“村牧兄早就走了。”

短暂的相聚，又匆匆道别，惜别之情是难以言状的。都是垂暮之年了，何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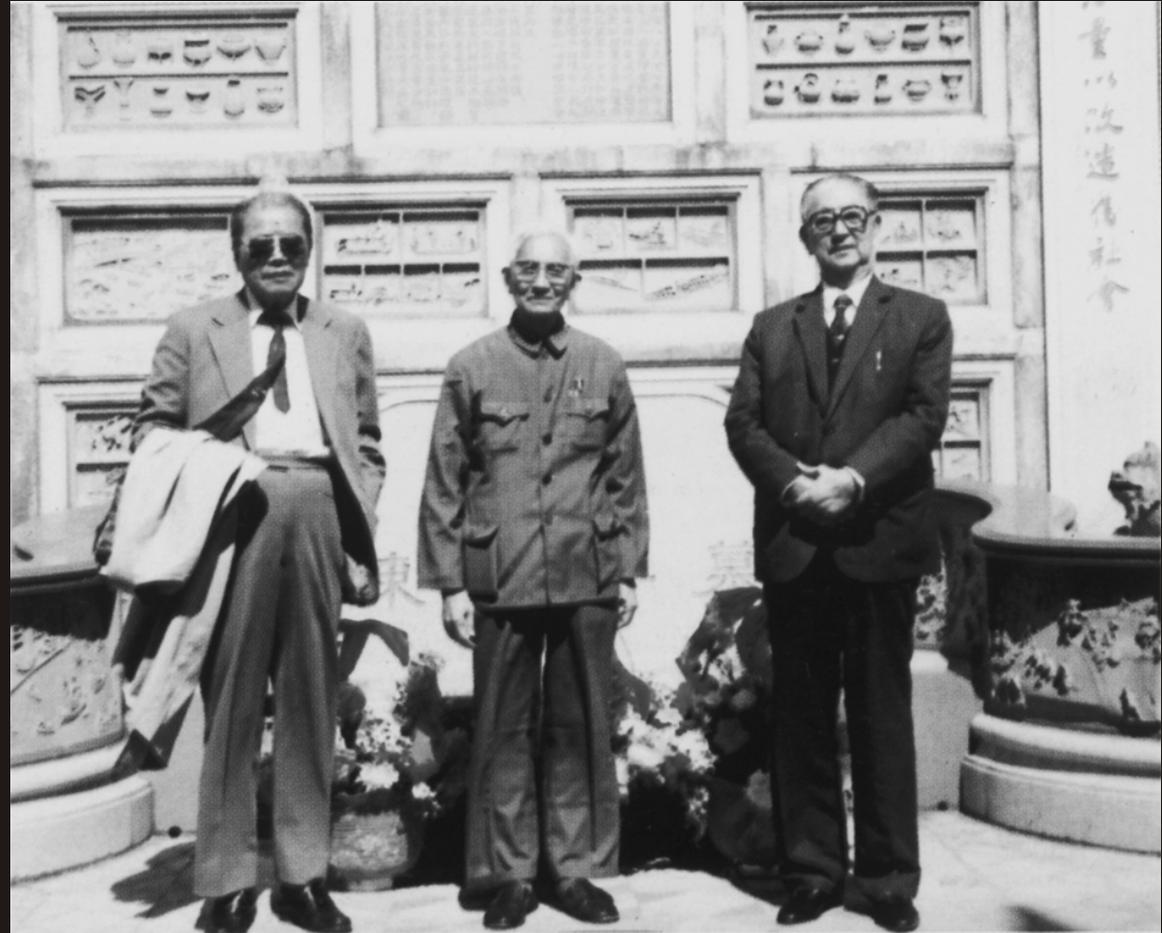
前排右起：陈元凯夫人、陈元凯（嘉庚六公子）、陈村牧、陈村牧夫人、徐清水夫人。后排右起：徐清水、陈超群、陈国民、陈毅中、元凯之女（1986年6月于新加坡）

能再相逢？

陈村牧拜访陈国庆时，正是国庆向记者李发沈口述《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一书不久。当时，国庆还沉浸在对先父的缅怀之中。他见到陈村牧如逢故知，深有感触地说：“我在父亲教导下学习工作数十年，在新加坡主持过父亲交办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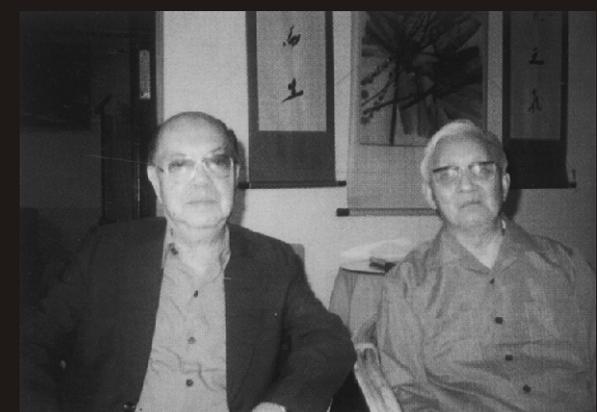
1986年6月，陈村牧夫妇与傅振华（左一）、傅晴曦（右一）、傅荣旋（膺选，右二）于新加坡合影。



与新加坡潘受先生（左）、陈国庆先生（陈嘉庚之五公子）合影。（1984年10月于集美鳌园）



与陈元济先生（陈嘉庚之七公子）合影。（1994年10月于集美八音楼）



与陈共存先生（陈敬贤之公子）合影。（1993年3月于集美八音楼）



庆祝陈村牧执教集美学校60周年会场



陈村牧在庆祝会上致词



合家欢（一）

些企业。几次回到厦门集美，看过父亲办的规模巨大的教育事业，但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真正认识到父亲对星马华侨社会，对整个东南亚，对祖国，对民族传统文化以至对全人类贡献的伟大！”国庆在言谈中，对父亲伟大事业的敬仰之情无不溢于言表，这深深地感染了村牧。他从国庆的身上看到陈嘉庚事业的永恒，精神不朽！

在陈元凯的家里，陈村牧瞻仰了陈嘉庚的起居室。陈嘉庚曾在这里住过。他住的房间，仍然保持他生前的格局，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求天然的本色，简朴而温馨。陈元凯夫人说：“父亲从1937年秋，主持星马筹赈会起，就长期住怡和轩俱乐部，日夜紧张工作，从未曾回家。”陈嘉庚投身于拯救祖国的民族救亡运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未曾回家之事，村牧早有所闻。今天出自陈元凯夫人的口中，他的心灵再次震撼不已。当年陈村牧在全国抗战前夕抵达新加坡，为了集美学校的生存与发展，陈嘉庚在百忙之中，每星期天都约村牧到怡和

轩交谈，可见陈嘉庚爱国爱乡，情注兴学育才，为集美学校而呕心沥血的精神多么令人敬佩啊！

陈村牧还拜访了陈元济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二校主陈敬贤的公子陈共存。

在徐清水陪同下，陈村牧带着毅中拜谒怡和轩。

怡和轩，这是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大本营。半个世纪前，陈村牧在这里被陈嘉庚亲点为集美学校校董，开始了他艰辛的教育生涯。雨雪风霜几十载，哲人虽已逝，但村牧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此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年年岁岁，都悄然地回想着陈校主那伟岸的身影。

村牧在徐清水陪同下，带着毅中径直上了三楼。他一跨进当年陈嘉庚办公兼休息的房间，格局和摆设依然如故。他仿佛又钻进时空的隧道，置身于陈校主当年接见他的场景，神情显得庄严、肃穆。他以眷恋的心情，沉重的语调，向徐清

水和毅中述说了陈校主对他的信任和果断的抉择。思绪萦怀，伫立良久……

陈村牧的星州之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界人士和集美校友的热烈欢迎。他深深感受到，陈嘉庚在东南亚一带，就像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永远守望着海外的华人。



合家欢（二）



陈村牧先生与夫人傅丽端女士



油画 陈村牧先生的侄儿、台湾画家陈安中先生 画



附录

陈村牧传略

陈村牧,原名春木,别号子欣,1907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十八日)生于金门县后浦镇。

村牧祖辈是惠安西岑人,到了曾祖父才搬到金门落户,起初还是干老本行泥水活。后来,祖父见打首饰好赚便学打银,并传给村牧的父亲天回。后经天回苦心经营,有了积累,便开了“宝益”首饰店。

村牧小学毕业的前一年,母亲不幸病逝。小学毕业后,13岁的他考上了集美学校中学部。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危了,他赶回金门伺候在侧。天回身染沉疴,知其回天无力,就把村牧托付给好友傅锡琪,请他代为抚养栽培。过后,有人从中撮合,村牧与锡琪的长女振权(婚后改为丽端)订婚。翌年,陈天回不幸病逝了。村牧在锡琪的帮助下,继续在集美中学学习。

1925年1月,陈村牧在集美旧制中学毕业了,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集美学校“成美储金”,保送入厦门大学预科学习。他先与傅丽端完婚后再继续上大学预科。

大学预科学完后,村牧便直接升入史学系本科攻读。1931年初,村牧大学毕业,年仅24岁的他,便回到集美学校教书,担任高中部《中国文化史》课程。

1934年1月,陈村牧得到陈嘉庚的器重,被提升为集美中学校长,1936年秋又兼任师范学校校长。

陈村牧一上任便有的放矢地锐意改革,抱着实现陈嘉庚“为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理想,苦心经营,集美中学声誉鹊起。陈村牧奉省厅指派,作为福建省中等学校校长代表,于1936年1月6日前往南京,参加1月15日由行政院主持召开的全国各省市中等和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代表会议。

1934年秋,叶渊校董辞职,新校董一手遮天,独断专横,人事关系非常紧张,许多校长、老师纷纷辞职离校,陈村牧也被迫于1936年12月12日主动辞职,应聘为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的校长。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内形势动荡不安，而集美学校因校主企业收盘，经费支绌，困难重重。陈嘉庚正苦于集美学校无合适的校董，而陈村牧在集美中学任三年校长的出色表现，他也早有所闻。于是，经过几次交谈，陈嘉庚慧眼择贤才，怡和轩点将，决然定聘村牧为集美学校校董，总董集美学校大政。

受命之后，陈村牧于1937年5月底启程回国，6月3日抵达厦门，立即上任校董之职。

1937年6月7日，在集美学校敬贤堂，陈村牧向全体师生宣布《改进集美计划大纲》。这个大纲既充分体现了他的办学思想，又体现他挑起重担后的宏大气魄。

正当他胸怀壮志，要大展宏图的时刻，七七事变爆发，他立即以高昂的爱国热忱，号召师生“去争取国家的独立与平等，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幸福。”

形势日益危急，学校非播迁不可。陈村牧一方面就迁校事宜向校主请示，一方面派遣赵雪岑赴安溪商借临时校舍。

在得到陈嘉庚的电复“移校可行”后，陈村牧凭着对陈校主的一片赤诚，千难万险，以其卓越的组织与指挥才能，从9月25日至12月16日，按预定的计划全部搬到安溪，完成了学校播迁。

抗战越来越艰难，可集美学校却越来越发展，学校扩大，学生增多，经费日益增大，经济问题越显突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避难印尼，侨汇完全断绝，学校经费更加拮据。陈村牧苦苦支撑着，并亲自赴重庆索回陈嘉庚避难之前托重庆国民党政府转交集美学校的巨款。

为稳定教师队伍，村牧制订了《福建私立集美学校战时救济教职员膳食及津贴生活费暂行办法》。同时，实行减薪减员，村牧带头拿七成薪金，教师也自愿适当降低工资，但不低于公立学校。

为聘请名师，陈村牧历尽艰辛。当时，公路坑坑洼洼，不能通车，出门只好步行

或乘竹轿。沿途匪患猖獗，谋财害命的事时有发生。他置之度外，四处聘请名师。

在安溪，集美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师生一律身穿制服。作为校董兼校长的陈村牧，没有丝毫特殊。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集美学校形成了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1945年8月10日，日寇无条件投降。12日，陈村牧立即召开校长联席会议，讨论学校的复兴计划，决定各校迁返原址的程序和校舍临时分配的方案。修缮集美学校校舍的工作，从1945年4月至1946年秋，共修复大大小小的楼房30多座。1945年9月4日开始，集美各校按计划陆续搬回集美。浔江之畔，天马山麓，又响起琅琅的书声。

解放前夕，集美学校再次处于战争的前沿。陈村牧在闽南以至于南洋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国民党特务派人威胁利诱他去台湾，但他凛然拒绝，决意留守护校，与校主交给他的学校共存亡。由于他平时待人真诚，在危险、艰苦面前身先士卒，也激励了许多员工愿与他一起冒险保护学校，迎来了集美的解放。

1949年11月11日，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楼屋倒塌损坏多座，高中校长黄宗翔、办事员廖瑛和学生谢木兰、许泗海、王石成、王延安、陈凤鸣、水产的陈述等8人不幸殉难，酿成“双十一”惨案。陈村牧愤慨万分，冒着弹雨视察被炸惨象，大力组织人员抢救遇难师生，并立即以忘我的精神，全力投入抢修校舍和组织复课工作。集美各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由集美迁至乡村复课，再由乡村搬回集美上课的艰巨任务。这就是“二次播迁”。

上个世纪50年代初，陈村牧热情洋溢地投入到他所钟情的教育事业，把长期以来积累的办学思想、教学思想、学校管理办法，无私地奉献出来。集美学校经过他的精心打造，成为当时晋江地区71所中学首屈一指的。正因为陈村牧德高望重，敬业乐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于1953年3月6日、5月5日，任命他为福建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委员。

1956年7月，陈村牧任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副校长。第二年8月，他又兼任集美侨属子女补习学校校长。

十年浩劫，陈村牧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了磨难。1972年，侨校被迫停办，陈村牧被分配到集美中学图书馆负责管理书库工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年浩劫过后，陈村牧又躬逢盛世，出任集美学校委员会的顾问及校友总会理事长等职。为弘扬诚毅精神，1982年8月7日，应香港校友的邀请，陈村牧率团访问香港。为了寻觅陈校主的旧踪，拜访嘉庚、敬贤两位校主的哲嗣和新、港两地的校友，他不顾79岁高龄，于1986年夏，应李尚大、李陆大昆仲的邀请，偕夫人毅然启程赴星洲。1991年教师节，为表达厦门人民及海内外集美校友对陈村牧心藏“诚毅”，无私奉献，施教治校辉煌业绩60载的崇高敬意，集美学校委员会和校友总会在敬贤堂隆重召开庆祝陈村牧执教集美学校60周年大会。会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贾庆林在厦门市委、市府、市政协领导人的陪同下，专程来集美看望陈村牧，这是党和政府对他的亲切关怀。贾庆林省长高度赞扬了陈村牧献身教育事业、乐育英才的爱国主义精神。贾庆林省长亲切地对村牧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祝愿您健康长寿。”

1996年8月26日16时05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教育家，爱国知名人士陈村牧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带着对陈嘉庚所兴办的教育事业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功绩卓著、执教65年的集美学校，离开了他为之全心全意服务，深深热爱的集美乡民。陈村牧光辉的一生，风风雨雨，为斯校斯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事做人。他养浩然之气，为教育而生，德馨垂范，永留人间！他留下的一代风范就像潺潺的浔江水，永流不竭，滋润人们的心田……

今年11月23日是陈村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集美学校委员会、集美校友总会拟举行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打算出版《学村牧歌》（陈村牧画传）一书。因我2004年曾撰写过《陈村牧与集美学校》一书，于是他们又找上门来，要我承担这个任务。但我因健康原因，已搁笔一年多了。别说我自己，就连家属也不会赞成的。

但陈村牧的精神真正感动了我，也打动了我的心。在妻子的支持下，我又答应了下来，以病弱之躯，重新拾笔，再为牧老作传。

虽然我撰写过《陈村牧与集美学校》一书，但这次再拾笔为牧老作画传，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事。既要不落旧窠又要翻新，的确让我大费脑筋。后经再三斟酌，多方征求意见，全书以牧老的闪光点编织故事作为“点”，以牧老的传略作为“面”。“点”与“面”结合，既可窥见传主的全貌，又能领略传主的逸闻趣事。我想，这样也许从中能读出一点新意。

我混迹杏坛37年，深感要办好教育，需要像牧老这样德高望重的校长；尤其当前浮躁的世俗中，更需要像牧老这样大写的人。正如著名作家、教授沈世豪先生在评拙著《陈村牧与集美学校》一书时说：“……尤其是我们面对灯红酒绿红尘滚滚的商品大潮，像陈村牧先生这样具有高风亮节，矢志不移，为教育事业贡献一生的杰出教育家，实在是太需要了。此书并非忆旧，而是深情的呼唤。”我不辞辛劳，一再为牧老作传，正缘于此。但愿苍天有眼，不负我的一片苦心。

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牧老家属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们对这部画传是十分重视的，在厦门的家属曾多次参加座谈，并提供许多珍贵的旧相片。牧老的儿子陈毅中、陈灿中，牧老的孙子陈呈，为搜集有关旧相片出了很大的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对画传的撰写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远在北京的陈履中和香港的陈素中，也是非常关心，写信寄材料。总之，这部画传凝聚了牧老家属的心血。同

时，牧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陈水扬、张咏青、陈永定、陈少斌、吴昭仁、黄宗实、陈忠信、朱晨光、钟国平等先生热情支持是书的撰写。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集美校友总会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非常关心，积极支持，尤其任镜波理事长在百忙之中精心策划和具体指导。集美学校委员会也大力协助，派专人负责。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撰写出版时，卢俊钦、陈经华、叶自鼎先生、高小红女士花了很多时间收集、筛选、校对、编排有关相片，并精心策划版式设计，张向中先生还拨冗为本书作序，陈励雄、陈雪红女士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集美学校委员会档案室为本书提供大量相片和资料。谨此，表示由衷感谢！

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方友德对我撰写陈村牧传记曾给予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还有许多海内外老前辈和友人关心促成本书出版，恕不一一列出芳名，也一并表示谢意！

书名《学村牧歌》字迹取自梁披云先生墨宝。

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多多批评指正。

2007年8月于鹭岛